



張恨水 著

春  
明  
外  
史

行印局書界世

# 春明外史目次

## 第八集

- 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
- 第五十二回 一柬結金蘭緣訂來世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
- 第五十三回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
- 第五十四回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
- 第五十五回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連宵製菊選筆墨閑人
-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陳攫金勝竹葉 新章急就揮汗頌梅花
-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歡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

第五十一回 同謝解囊人還勞白髮 笑看同命鳥惋惜青春

却說華伯平嚶喲一聲，楊杏園在這邊屋子裏問道：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華伯平道：我想起來了，那個醜東西，坐在我大腿上的時候，伸手在我衣裳袋裏摸了一把。我因為是人家的衣服，隨他去摸，錢放在小褂子袋裏，他摸不着呢。現在我記起來了，我走的時候，嘴裏還啣着烟捲，烟抽完了，那個煙嘴子，就放在袋裏，現在一定沒有了。那衣服夥計拿去了沒有？楊杏園道：還在沙發椅上。華伯平道：你摸摸看，裏面還有沒有？楊杏園當真拿起來摸了一摸，笑道：沒有。華伯平道：那個煙嘴子，是五塊錢買的呢，丟了可惱得很！楊杏園道：那不值什麼，花幾吊錢

再去看上一回美人，就拿回來了。華伯平道：罷罷罷！慢說拿不回來，就是拿得回來，寧可丟了，我也不去。楊杏園道：你怕得這樣，爲什麼先又要去？華伯平道：先要去無非是看看而已，誰知會發生關係起來。楊杏園笑道：明天告訴熟人，說華伯平還有一個貴相知在蓮花河啦，也就是你生平的風流佳話了。華伯平也笑道：你不要以爲花錢少，洗澡費煙嘴子完全在內，算一算，也就快十塊啦。我又算學了個乖，到這裏面去，還得小心扒手呢。楊杏園笑道：你出這大的價錢，人家叫什麼名字都沒有問，實在闊得很，這算得是蓮花河的王金龍，可以高比見面銀子三百兩，吃杯香茶就起身了。華伯平笑了起來，說道：也不算冤。我們總算到了一回另一世界。說起此事來，也可傲於儕輩了。說着話，華伯平已經披了圍巾，自浴室走出來。楊杏園道：何以洗得這樣快？華伯平

道：我是昨天洗的澡，身上並不髒，不過水裏泡一泡，除去穢氣罷了。楊杏園道：果然，我也是昨天洗的澡，可是今天要不洗，恐怕去睡覺也睡不着呢。說畢，自去洗澡，也是在熱水裏睡一下，就起來了。依着華伯平，一定要到胡同裏去一趟。楊杏園因爲許多稿子沒有料理，却要回家。兩人各穿了自己的衣服，分道揚鑣。楊杏園回得家來，進得自己屋子，扭着電燈，只見桌上放着一個西式信封，上面寫着自己收，旁書史寄兩個字。心想這是史料蓮來的信，我上星期曾寫一封信去，答覆他的來信，了一段應酬，難道他又答覆這封信來了嗎？將信拿起，並未封口，拿出裏面的信紙來，却是一封請柬。上面約的就是次日下午，在英麗番菜館晚餐。在那時候，光的光字下面，另有兩行紅墨水鋼筆寫的字。是家祖母欲與先生一談，務請駕臨，不必客氣。楊杏園想道：我說呢，他那

有錢請客，原來是他祖母拿錢出來，這位史老太太，有什麼話和我談呢，無非是道謝罷了。我若去了，分明是受人家的道謝，那有什麼意思。不過不去呢，史料蓮又特意註上了兩筆，意思是很誠的，太拂人家的情，也不好。想了一會，將請柬扔在一邊，自去料理稿子，偏是這類不要緊的事，又會老放在心裏，編了一會兒稿子，又把請柬拿起來，將那兩行字看了一看。楊杏園一想，他若是請我，一定也請了冬青的，我不如先問一問冬青，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把那請柬依舊插進信封，使塞在一疊書裏。次日，下午四點鐘，楊杏園算定李冬青教書已回來了，自己走出大門，沿着胡同，一步步向李冬青門口踱來。走到門口，見小麟兒正夾着一個書包，從外面回來。楊杏園笑着道：這兩天怎麼不到我那邊去玩，我那邊的菊花，全都開了。小麟兒道：你的花開了嗎？我的花都

開了。楊杏園道：前天我看見了，只開了幾朵小的。小鱗兒道：你那裏看見了。客廳裏的不好，好的全在上面屋子裏呢。楊杏園笑道：你這話是瞎說的，我不相信。小鱗兒一伸手拉着楊杏園的衣裳，說道：你不相信，就進去看一看。楊杏園道：不必去看，我知道了，總沒有我的好。小鱗兒聽他這樣說，死拉活扯的，把楊杏園拖了進去，一路嚷道：不信，非要你看不可。楊杏園也就一路笑着進來。李冬青買了一條鰕魚，正高興的，在院子裏收拾，要煮作晚餐。看見楊杏園來了，笑道：在我們這裏吃晚飯吧？請你吃紅燒鰕魚。楊杏園一想，這個樣子，分明是準備在家裏吃晚飯，沒有預備出去，大概史科蓮竟沒有請他。隨口答道：一來就要叨擾。李冬青一面洗手，一面讓楊杏園在小書房裏坐，隨後也進來了。笑道：隨口就是戲詞，這都是近來看戲的成績。楊杏園道：我快有一

個月沒看戲了，這話不對。李冬青笑道：我是有證據的，並不是瞎說。其一，你們那裏看了兩份小報，我想，大詞章家和大學生，決沒有要看那種什麼講演聊齋，土話西江月之理，一定是看戲單子。其二，我在貴字紙箋裏，發現好幾回天樂園的戲單。那晚香玉的戲，我也看過幾回，也還不錯。說着，笑了一笑。楊杏園心想，他以為我捧坤角呢，真是黑天的大冤枉。說道：證據是不錯，可是你誤會了。這是富家那位大少爺，得來的成績，我向來就不很大看坤角戲。晚香玉還是初起來的一個坤角，我更不要看。李冬青見他辯之甚急，也就不再往下說。便問道：這個時候，正是撰稿子的時候，今天怎樣有功夫來談談。楊杏園道：今天的稿子，因為省事，早已辦好了。只沒有發。剛才在胡同裏散步，遇到令弟，他拖我來看菊花呢。李冬青道：說到菊花，我記起一樁事。中央公園，年年



是要開一回菊花會的，不知道今年陳列出來了沒有？楊杏園道：聽說就是這一兩日之中，陳列出來的，同去看看如何？李冬青道：今天也晏了。楊杏園約他同去看菊花，原是順口說出，並未指明是今天。李冬青一說今天晏了，知他很願去的，便道：就是明天罷。這兩天去，正是菊花茂盛之時呢。古人說：有花堪折直須折，又說：人生爲樂須及時，所以機會倒是不可失的東西。李冬青笑道：看一回菊花罷了。何必引經據典，這樣鄭重說起來。楊杏園見他明天的約會，又沒有答覆，也不好再說，談了幾句話，說要發稿子，就要走。李冬青道：剛才不是說了，請在我們這裏吃便飯嗎？楊杏園道：實在說，我願意在這裏吃魚。偏是今天五點鐘，有人約了吃飯，我又是先答應了，不能不去。李冬青笑道：那邊一定是滿漢全席。楊杏園道：何以見得？李冬青笑道：這個典故出在孟子上，

怎樣不知道？孟子說：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既然舍了這裏的魚，一定是去吃熊掌。現在有熊掌的酒席，只有滿漢全席。所以我根據三段論法，斷定了是滿漢全席。楊杏園聽了，臉上不覺紅了起來，心想他難道曉得史料蓮請我也？笑道：不過是吃西餐，其實西餐是不如中餐好吃，因為這個朋友請這餐飯，是有作用的，若是不去吃，好像存心躲避，也不好。從前有人說，在應酬場上吃飯，是盡義務，不是享權利。我起初不肯信，如今看起來，一點不錯。說時，看李冬青臉色如常，又笑道：這一段說法，大可以和尊論見個高下吧？李冬青覺得幾句無心的笑話，一時高興而出，倒惹起了楊杏園疑心似的，大非本意。便收了笑容說道：這倒是閱歷之談，我很承認不錯。說到這裏，便說別的，將這事引了開去。楊杏園分明要走，也就故意安閑起來，多談些閑話。一直

快到五點鐘，才告別回家。一到家，聽差便說，英麗番菜館已經催請來了，我知道您在隔壁。楊杏園連忙問道：你怎樣回答的？聽差道：說就來，原打算過去告訴您呢？楊杏園對他這個措詞，很是滿意，點了點頭，急忙忙換了衣服，就到英麗番菜館來。一進門，夥計點着頭招呼，問是那一位請？他這裏本是一個小番菜館，一進門，就是個飯廳。這時大小桌上，人都坐滿了。夥計這一問，他要說是一位史小姐請，未免令人聽了注意，便說道：是位姓史的請。夥計道：是位小姐嗎？在樓上呢？楊杏園也懶理得那夥計，自上樓來。下面夥計吶喚了一聲，樓上的夥計將一個雅座的門簾掀開。史科蓮早伸着頭向外望了一望，看見楊杏園，笑道：請裏面坐，楊杏園見他沒有梳辮子，頭上挽着雙髻，陡覺得除了幾分稚氣。頭前面的覆髮，他已剪了，露出頭上雪白的頭皮，灰色的制服，

短短的領子，整個兒的脖子，都露在外面。長頭髮理的齊齊的，在那黑頭髮與白頸子分界的所在，有一圈細若蛛絲的毫毛，疏疏落落的，長可半寸，這越顯出那青年處女的本色，竟不像是從前那個女孩子相了。也就含着笑道：久候久候。走進雅座來，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約摸有六十來歲年紀，兩隻手扶着桌子，要站起來的樣子。楊杏園一想，這一定是史科蓮的祖母，便取下帽子鞠了一個躬。史科蓮便從旁介紹，說道：這是家祖母。這是楊先生。史老太太道：科蓮屢次對我說，楊先生人好。蒙楊先生的情，幫助他考進學堂去，我實在不過意。楊杏園道：因為聽到李老太太說，史小姐有志求學，很是欽佩，所以幫一點小忙，其實並不費力。史科蓮將桌上的菜牌子，看了一眼，笑着送到楊杏園面前，說道：換一兩樣吧？史科蓮袖大入時，而又不很長，當他將菜牌子由

桌子對面伸過來的時候，一節雪白的膊膊，露在外面，玉雪可愛。楊杏園伸手接過菜牌，說道：不用換了，就是這樣罷。史老太太道：楊先生喝什麼酒？楊杏園道：不必客氣，向來不會喝酒。史科蓮對他祖母道：楊先生倒是真不喝酒，我是知道的。這話說完了，忽然一想，話有語病，接上又對他祖母道：上一次不是李小姐過生日嗎？那一天，李小姐家裏吃壽酒，男女兩大桌，全擺在他家客廳裏。當時，還行酒令呢？楊先生却總是不很大喝酒。史老太太對於這些話，並沒有注意，史科蓮解釋了一陣子，他也莫明其妙。不過和楊杏園談些起居瑣事，後來慢慢談到江南風景，便問楊杏園道：老太爺還在堂嗎？楊杏園道：家裏還有一個家母。史老太太道：兄弟幾位呢？笑道：可不少，愚兄弟六個。史老太太笑道：楊先生添了幾位少爺了？楊杏園道：舍下都是反對早婚的。再說在外

面餬口也就不敢再添室家之累了。史科蓮這時便沒有作聲，自低頭吃東西。史老太太聽着楊杏園的話前後不接氣，而且所答非所問，不過他年壯之時，也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太太，如今老了，心裏雖然儘管慈善起來，那察言觀色的本事，他並不曾讓人，他一看這種情形，心下了然，知道楊杏園並未結婚。笑道：是的，在外辦事，沒有家室那是輕鬆得多。楊杏園道：老太太說得極對。史老太太道：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客中有家室也方便許多，一個人顯得孤寂些。楊杏園道：久客在外，也就慣了。史老太太和楊杏園大談家室問題，史科蓮在一邊，却是一言不發。一直談到上咖啡，詞鋒方始中斷。史科蓮對楊杏園笑道：家祖母原想親自到楊先生貴寓去奉看的，因為那是富公館，又不知道能去不能去？楊杏園道：那就不敢當。史小姐這話替我說了，我要去看史老太

太，因爲是余公館，又不便去，還是要老太太原諒。史老太太道：不瞞楊先生說，我祖孫兩個，在北京住着，衣食雖然不愁，精神上非常痛苦。說着將手對史科蓮一指，說道：他又愛使小性兒，在人家家裏做客，那裏容得？我因爲他是無娘無老子的人，不忍管他，所以這回鬧得他一個人決裂了出來。不是楊先生幫助，還不知道怎麼了局呢。楊杏園道：這也是人情之常，現在史小姐到余府上去，彼此一說開了，總是親戚，自然可以恢復感情。史老太太笑道：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裏面的情形，事外人是猜不透的。今天到這裏來，是我到他學堂去邀他來的，他並沒有回去呢。史科蓮對楊杏園一笑，說道：這事見笑得很。說話時，史科蓮用着刀子，正和他祖母削一個蘋果的皮，削好了，伸手要遞給他祖母。史老太太笑道：你這孩子，怎麼主客之分都沒有了？應該先敬

客呢。恰好楊杏園盤子裏擺着兩個香蕉，一個橘子，並沒有蘋果。楊杏園道：你老人家不要客氣，這裏有。他這樣說時，低頭一看自己的碟子裏，正是沒有蘋果。自己也覺這種虛謙，虛謙得沒有道理。史科蓮這時也就很爲難。這個蘋果，一定要給祖母，豈不是不給祖母面子，若是吃了，越發顯得沒禮。要是送給楊杏園，巴巴的削一個蘋果給人，又有些不好意思，況且經祖母說明了，然後再送給人家，在儀節上，也難爲情。手上拿着個蘋果，臉上儘管顯出笑容來，却不知道如何交代是好。恰好茶房送了手巾來，楊杏園一伸手，先將手巾接去了。史科蓮隨手將蘋果放在碟子裏，也接了手巾。這一個難題，才這樣含糊過去。這時，一餐飯，已完全吃畢，大家自然要走開，不能久佔人家的座位。楊杏園將帽鈎上的帽子，取在手裏，和史老太太道了一聲謝謝。又和史科蓮道



了一聲再會。史科蓮却在身上掏出一張自己的名片，說道：這上面有電話號碼。密斯李若是有什麼事，請楊先生轉告他，就在電話裏通知我。楊杏園接了名片，拿出身上的皮篋，將他藏好了。復又點了一個頭，告別回家。一路之上，他坐在車上冥想，究竟不知道這一餐飯是什麼意思。要說是酬謝，不應該請我一個，要說是約我談談，又毫無所謂，叫人真是不解。到了家裏，屋裏業已亮了電燈，只見桌上放了一個蘇式的紅漆提盒。心想這是那裏來的？將提盒蓋掀開，裏面有大小三個盆子。一個盆子紅燒魚，一盆子肴肉，一盆子金花菜。用手摸盤子，兀自燙手。便一樣一樣拿了出來，放在棹上。他心想這不用說，是李冬青送來的。這大概是因爲請我吃晚飯，我沒有到，所以又把可口的菜，送了三樣來了。這時聽差進來，楊杏園一問，果然是李家送來的。楊杏園一看

棹上那盆楊妃帶醉的菊花，電燈光一照，白中透出淺紅，越發好看。菊花旁邊，擺着一盆大紅秋海棠，兩相陪襯起來，覺得菊花真非凡豔。在好花盆底下，放了一冊仿宋本的唐詩，湊趣得很。便叫聽差道：這附近有好酒賣沒有？聽差道：您又喝不了多少，買去作什麼？富二爺那裏有大瓶子的白蘭地，給您倒一杯子，夠喝的了。楊杏園一皺眉頭道：俗俗！二爺那裏有瓶子露，前天我喝了半杯，很好，你看還有沒有？聽差聽了，將提盒帶着走了。一會兒拿了一個高不到一尺的小酒瓶子來，另外一雙牙箸，一個無花仿玉的白磁杯子，全放在棹上。楊杏園一看那瓶子上的白商標紙，乃是果酒公司的葡萄露，還沒有開封呢。楊杏園先就有三分中意，笑問聽差道：這都是你辦的嗎？聽差道：不是。剛才到二爺那裏要酒，他看我手上拿着提盒子，就連嚷明白了，在書格子裏

拿下這瓶酒來，又叫我拿這一副杯箸。說着笑了一笑。又道：他說，楊先生若是做了詩，給他瞧瞧。楊杏園就中了魔似的，搖頭擺腦的，笑道：「好，孺子可教。」高興在身上掏了一塊錢賞給聽差。聽差得這一筆意外財，笑着道謝去了。楊杏園將棹上收拾得清楚了，將瓶子打開了，斟上一杯酒，端起來先抿了一口，味是鮮甜的，竟不十分厲害。於是坐下來，一面讀詩，一面喝酒。自己本來吃了個八成飽，因為一高興，就想點酒喝，所以這樣鬧起來。不料菜既好吃，酒又適口，吃得滑了嘴，只管喝下去。慢慢的喝了半個鐘頭，那一小瓶酒，竟去了三分之一。他本來沒有酒量，這葡萄酒喝在嘴裏，不怎麼樣，到了肚裏去，一樣的翻騰起來，因此就有些醉意。不會喝酒的人，是不會大醉的，自己心裏明白，就不敢喝了。不過人是很高興的，一想今天的事情，不能不記之以詩。想

到這裏，在抽屜裏抽出一張玉版箋，面前現成的筆硯，將筆蘸得墨飽，便寫道：製出魚羹帶粉香，玉人寫到這裏，連忙將筆塗了。又寫道：一宵沉醉美人家，寫了這七個字，又把筆深深的塗了。自己想道：我今天下筆，怎樣如此的放肆，不要做罷。把筆放下，將那張玉版箋，搓成了一個紙團，扔在字紙簍裏。聽差見他在寫字，知道已不喝酒了，就給他泡上一壺濃茶，把碗箸全收了去。楊杏園也覺得口極其渴，而且心裏也有些慌亂似的，便撮了一把檀香末，放在銅爐裏燃着，自己斟了一杯茶，躺在外面屋子裏沙發椅上，慢慢的喝着茶醒酒。閑看電燈底下，那四五盆菊花，瘦影亭亭，淡秀入畫。不由得想到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兩句詞。心想今晚詩情纖豔得狠，何不填一闋詞試試。對窗子外面一看，只見月華如洗，院子裏那棵樹被風吹着，光桿兒只在空中搖撼，略


一思索，已有了兩句，按着格式，恰可以填一闋臨江仙。馬上坐到書桌上，提起筆來，將想成的句子，先寫好了。自己沉吟了一會，又接上三句。因是眼面前的事，卽景生情，寫來並不費力，不多一會兒，已經填好一闋詞。思路一活，意思上生意，又填了一闋。填到第三闋，只寫了兩句，覺得不是章法，左想右思，總接不下去，只得算了。而且酒沒有醒得好，人也實在要睡，丟了筆墨，自去睡了。次日早上起來，因爲記起一樁事，便出去了。他出去不久的時候，李冬青因爲來履約去看菊花，特意來約他定個時候，聽差沒有留心楊杏園出去，一直引李冬青到後進屋子裏來。一看一連三間屋內，寂焉無人。聽差便道：楊先生大概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的。李小姐，您坐一會兒罷。李冬青道：不坐了，我留一個字條兒罷。說着，坐到楊杏園撰稿子的位子上，拿起筆，還沒有打開墨

盒，只見一本唐詩底下，露出半張字紙。紙上有門外卽天涯五個字射入眼簾，便抽出來一看，原來是兩闋詞，詞前面序了幾句，說道：對花小酌，不覺微醺，觸景生情，偶填臨江仙數闋，然未盡我意也。那詞是：

瑟瑟西風簾幙冷，庭槐噤了啼鴉。小窗明月玉鈎斜，閑吟浮綠蠹，微笑對黃花。自燕沉檀消薄醉，拋書雙手頻叉。今宵夜課較寒些，更闌休索夢，門外卽天涯。

李冬青將詞看了一遍，把寫字條的事都忘了，念了幾遍，點點頭，心裏想道：確是意猶未盡。再看第二闋，依舊是麻韻。那詞是：

白紵歌殘秋意亂，誰憐憔悴京華，知音一個轉推他，江南紅豆子，同里女兒家。儘有啼痕餘舊恨，淒涼江上琵琶，紅牆不是白雲遮，莫如思婦淚，化作斷腸花。



李冬青看了上闕，臉上紅色一變，心裏尙還有幾分同情，看到下半闕，顏色勃然一變，心想這未免擬不於倫，這若是被他這裏幾位公子哥兒看見，豈不是笑話？而且無病而呻，很犯不着。這詞下面，還有三句，依舊是麻韻，那詞是：

眉樣初成天際月，秋容淡秀如花，忽然高髻挽雙丫。

這以下便沒有了。李冬青想道：這個字下面，分明有驚喜初見之意，這是誰呢？這樣說來，第二闕詞，竟與我毫不相干，我何必多什麼心？想着又把詞從頭念了下來，念到那江南紅豆子，同里女兒家十個字，顛倒着念了幾遍，究竟按捺不下，便打開抽屜，將這張稿子放進去了。然後找了一張紙，寫道：午間無事，如約赴中央公園看菊花。一時至二時，在春明館會晤可也。紙後面註了一個青字，把他來壓在那本唐詩底下。

便對聽差道：楊先生回來了，你告訴他桌上有張字條，他就知道了。說畢，他自走去。一個鐘頭以後，楊杏園回來了。雖然看見書下半張字紙，以爲是昨晚自己填的詞，也就沒有留意。等聽差說了，他才知道是李冬青留的字，楊杏園看了一遍，便把這字條，放在一個小信件匣子裏。再一看填的那兩闋詞，卻不看見了。心想奇怪，明明壓在書下面，何以不看見了？這一定是他看見帶了去了，但是措詞不恭，自己也是知道的，他就是看見了，也未必偷拿去吧？大概是富家兄弟拿了看去了，也未可知，不過剛才從前面進來，他兄弟三個，都沒有回家，這一猜又不對了，好在這也不是大問題，猜不着也就算了。吃過午飯，快要出去了，因爲找手絹，打開抽屜來，只見那張稿子，擺在浮面。江南紅豆子同里女兒家十個字，却被墨塗了。楊杏園扶着抽屜，呆立了一會，然後點點



頭。把那張稿子索性撕成了紙條，扔在字紙簍裏，看一看手表，正指十二點三刻，算一算，由家裏坐車到中央公園，大概是一刻鐘的工夫，馬上坐車出去，到中央公園裏面，正是一點鐘了。因此馬上就到中央公園來，買票進了門，順着大路，慢慢走去。心裏划算到春明館泡一壺茶來等着，低着頭在栢樹林裏，數着脚步，一步一步的走。忽然面前有人笑了聲，說道：巧得很。楊杏園抬頭看時，李冬青從迴廊下穿了過來，楊杏園也笑道：這真算能守時刻的了，雖外國人也無過之。李冬青道：這句話有些不合邏輯，外國人就能替守時刻的人作代表嗎？這外國人三字，自然是指歐美人而言，但照字面上論，決計不能這樣說，馬來人是外國人，黑人也是外國人，楊杏園不等他說完，笑道：是我宣告失敗，雖然失敗，我很爲榮幸。李冬青笑道：這又不是和國手下棋，何以雖敗

猶榮？楊杏園道：何妨作如是觀？李冬青笑道：可謂善頌善禱了。但是當面恭維人的人，背後……楊杏園道：背後就罵人嗎？李冬青笑道：這也是不合邏輯的話，我並沒有說出口啊。楊杏園一想，他這句話，分明指我那一闕詞而言，也就一笑了之。兩人順着腳走來，已到了社稷壇，那上面大殿上出來幾個青年，有一個人李冬青却認得，是楊杏園極熟的朋友，他原走在楊杏園前一二步，這時停一停，倒退到後面去。說道：你瞧，你的朋反。楊杏園看時，原來是吳碧波。便搶上前幾步，叫道：碧波，不要走，吳碧波用手扶着帽沿，略爲點了一點頭，笑嘻嘻地望着楊杏園。楊杏園道：不要走，我們一路看菊花去。吳碧波放低聲音，斜着眼睛笑道：這可對不住，我要陪我的好友哩。說着自向東邊去了。楊杏園停了一停，李冬青才慢慢走上前來。笑道：你這位朋友，很調皮的。楊

杏園道：小孩子淘氣。李冬青笑道：閣下也未必是大人。說着話，已進了擺列菊花的大殿，遊人很多，楊杏園就沒有望下說了，這一個大殿上擺着幾百盆菊花，五光十色，倒很不少俊逸的種子，看了一遍，楊杏園問李冬青愛那一種。李冬青就一老一實的批評了一陣子。到了最後，少不得也要問一聲楊杏園，你愛那一種。楊杏園道：菊花越淡越好，我愛白的。李冬青道：這裏白色的菊花很多，難道你都贊成嗎？楊杏園道：自然有個分別。說時，楊杏園將手往東邊一指，說道：那邊有一棵很清秀的，就可以代表我心中所愛的菊花。李冬青笑道：那自然是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的了，我倒要看看，是怎樣一朵菊花，大概伯樂所顧，一定不凡。走到近處一看，原來是一枝獨幹，上面開了兩朵白菊花，那菊花瓣子，有一指寬，瓣的尖端，略略帶些粉紅。李冬青笑道：這也未見得十

分好呀，那邊不有一盆嗎？不過題名六郎面，却是很切。楊杏園道：不對，不對。李冬青一面說話，一面彎着腰，將那白蠟桿上夾的標名紙條，看了一眼，原來是並頭蓮三個字。這一個小紙條，本來捲着半邊的，所以李冬青先沒有看見。這時那紙條掛得平正了，一看都看見。李冬青臉上一紅，不敢望着楊杏園。楊杏園本想問一聲你贊成嗎？說到嘴邊，又忍了回去。搭訕着掉過臉去，故意很詫異的說道：好花好花。李冬青也回過臉來問道：什麼好花？楊杏園道：這兩朵葛巾，綠色的花瓣，配着金黃的花心，實在古雅。李冬青附和着他的話，也贊許了一陣。剛才的話，雲過天空，就不提了。看了花，走出大殿，楊杏園道：今日天氣，沒有風沙，在園裏遶個灣兒再出去，好嗎？李冬青道：忙人都有工夫遶灣，我閑人自然不成問題。楊杏園讓李冬青走前一步，自己在後跟隨着。沿着栢

樹林裏的大路，走了大半個圈。楊杏園只是望着前面人的後影，不像未看花以前，那樣談笑自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倒是李冬青時常找出幾個問題來談着。順步走去，不覺到了水榭後身的小石橋上。一灣曲水，這時既清且淺。水面上還留着幾根荷葉幹兒，臨風搖撼。李冬青道：這殘荷葉，既枯又黑，究竟不好。記得紅樓夢上有這一段，賈寶玉要拔去塘裏的荷葉，人家一勸他，說留得殘荷聽雨聲，他就留着，可見人的見解，隨時可變。楊杏園道：那是姊妹們勸他的，所以他信了。要換一個賈政門下的清客去勸他，恐怕沒有這樣靈。李冬青笑道：這話我也承認。楊杏園道：你覺得寶玉這種行爲對不對？李冬青道：據我說，寶玉一生，沒有一樁事是對的。楊杏園笑道：這個批評，下得太苛刻了。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來？李冬青道：這不是一言可盡，我有一本讀紅樓夢雜

記，上面批評得有，我明天送給你，你就知道了。一面說話，一面走着，又到了水榭前面。楊杏園却不往前走，自向水榭外的迴廊下走來。李冬青在後面說：這裏有什麼意思，我們走罷。楊杏園靠着欄干道：這裏靠水，很清靜。晚上在這裏玩月，三面是水，最好。說時，楊杏園呆呆的站着，只望着對岸，那對岸，一個大鐵絲網罩，從岸上罩到池心，裏面養了不少的水禽。李冬青道：不錯，那裏養了兩隻鶴，他要飛舞起來，遠遠是很好看的。但是這種東西，懶得很，他是難得飛舞的。楊杏園道：不！我是愛看水裏的那一對鴛鴦，你看他游來游去，總不離開，很是有趣。李冬青站在楊杏園後身，彼此都不看見臉色。楊杏園說了這句話之後，半晌沒有言語。李冬青笑道：這也是天生的造化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他愛教你怎樣，你便得怎麼樣，有是推不了，沒是強不過來。我們看見鴛

鴛鴦雙雙一對，覺得有趣。也許他自己看起來，極是平常。楊杏園便套莊子說道：子非鴛鴦，安知鴛鴦之不樂？李冬青也笑道：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鴛鴦之不樂？楊杏園道：我們不用爭。我請問你一句話，天下事事物物，還是有伴侶快樂些呢？還是沒有伴侶快樂些呢？李冬青道：這很難說定，看各個的性情物質如何，才能下斷語，有以得伴侶爲樂的，也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楊杏園原是看着鴛鴦，這時轉過臉來，正對李冬青道：這話我不敢贊同。要說人有以不得伴侶爲樂的，何以沒有人成心學魯賓遜飄流到絕島去的？李冬青道：在這種社會裏，我們碰不到罷了，那裏能說沒有？楊杏園道：就是有，也是有所激刺使然，決不是自然的。我以為與世落落不合的，像陶淵明、嚴子陵這些人，並不是以孤獨生活爲樂。不過眼界高，把俗人看不入眼，所以成了孤高自賞的人。

你以爲如何？李冬青笑道：你根本上錯會了我的意思，你說的是人事，我說的是天然。你慢慢想去，就明白了。楊杏園道：世上那有……李冬青不讓他說完，止住他道：不要討論這種無聊的問題了。走罷，那邊濫室裏面，還有許多鮮花，到那裏看看去罷。說畢，他已開步先走。楊杏園見他已走，只得也就跟在後面，李冬青已是毫不停留，出了中央公園的大門了。楊杏園生怕自己的表示，有些太露骨了，以致引起他的不悅，悄悄的在後面走，不敢再說什麼。可是看李冬青的顏色，絲毫沒有什麼變動，依然平常一樣，心裏又安慰了一半。不過他這樣矜持，儼若無事的態度，未知他的旨趣何在。兩人各坐了一輛洋車，一路回家，李冬青的車子在前面走，楊杏園的車子在後面走。車子是先到楊杏園門口，李冬青的車子過去了，他還回過頭來，笑着說一聲再會。



第五十二回 一束結金蘭緣訂來世 四言留血淚誓守今生

楊杏園低着頭走進自己屋裏，將帽子一扔，掛在衣裳架上。身子往沙發椅上一倒，靠住椅子背，只是傻想。腦筋裏的印象，如演電影一般，哭的形狀一幕，笑的形狀又一幕。想道：往日他是個持重的人，照今日看來，有幾處很是率真的了，但是有幾處在持重之外，又有些裝癡裝獸，似乎有很深的城府，這種人最可怕，我是不取的。本來呢，女子經人家用情的試驗，這是不肯輕易容納的，他裝癡裝獸，却又難怪。他是有意如此嗎？又有些不然，當我看鴛鴦的時候，他照事論事，恐怕還沒有悟哩然意之外到言而不見得吧？我說那並蒂菊花的時候，他不是很難

爲情嗎？順邊一想，反邊又一想，覺得順想有理，反想也有理，自己做啞謎自己猜，簡直猜不出一個頭緒來。就這樣糊裏糊塗想了幾個鐘頭，在沙發上竟呆過去了。在這個當兒，吳碧波穿着一套漂亮的西裝，笑嘻嘻地進來，吳碧波後面又來了許多朋友，十個倒有九個穿了西裝。而且每人的衣襟上，都插上了一朵紅花。他們走上前來，簇擁着楊杏園望外就走。都說道：「快上禮堂去罷，害什麼臊呢？新娘子快要到了。」楊杏園這時候，喜歡得言語無可形容。只是嘻嘻地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到了禮堂上，那邊站着一個身披水紅紗的新娘子，一羣女賓圍得花團錦簇。楊杏園心裏想道：「好快，他怎麼就來了？」這時人多手雜，一陣忙亂，就把婚禮舉行過去，一刻兒工夫，大家又在新房裏了。壁上掛着許多繡屏喜聯，有一個玻璃框子的絲繡喜聯，上面落款是杏園冬青。

兩先生結婚之喜。上聯是水月松風清華絕俗。心裏想道：這那像喜聯，而且字樣用得不太好，我看他下聯拿什麼來對？一回過頭去，看見李冬青穿了一身水紅色的衣裙，低頭一笑，轉過身去了。仔細看時並不是水紅色，乃是藕色的。而且沒有穿裙子，乃是一件旗袍。心想，這件衣服，從前梨雲是最愛穿的，他也愛穿嗎？不想再一看，這人正是梨雲，梳着一條漆黑的辮子，插上了一枚珠花壓髮。楊杏園忘其所以，手扶着梨雲的肩膀，說道：你怎樣把臉背着我，你惱我嗎？我真不曉得你還是好好的。但是他死也不回轉臉來，那裏牽得動？那些男女來賓，大家都好笑，說是新郎太沒有用了。頭一天，大庭廣衆之間，就是如此，將來還了得嗎？楊杏園聽了這些話，又羞又急，掙出一身大汗。這時有人喊道：楊先生！楊先生！好像是叫他鬆手。楊杏園睜眼一看時，手扶着沙發椅。

子的靠背，人還躺在沙發椅子上呢。聽差站在一邊，說道：楊先生醒醒兒罷，快開飯了，說時，擰着了電燈，斟了一杯熱茶，遞給楊杏園。楊杏園接了茶杯，對那茶上升起來的熱氣出神，半晌也沒有說什麼。聽差道：楊先生，您不舒服嗎？楊杏園道：沒有什麼病，不該睡午覺，把人睡呆了。楊杏園這樣說着，倒是真像有病似的。夜裏勉強將報館裏的稿子弄完，就拿出一匣信紙來，筆蘸得墨飽，不加思索，就寫了三張八行。剛要寫第四張時，自己把信從頭到尾看了一看，雖然有兩三百字，全是空話，一句也不切實。一嫌不好，馬上把他搓成一個紙團，扔在字紙簍裏。於是從新寫起，把句法望簡潔一路做去。寫了一張八行，還覺不好，又把他搓成第二個紙團，扔到字紙簍裏去了。這時心裏一大篇的話，真好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於是索性把筆丟了，走到臥房裏

去，仰在床上躺着，望着帳子頂，靜靜的呆想。他想了半天，居然得了一個意思。一翻身爬起來，走到桌子邊坐下，提筆便寫了四句詩。那詩是：

簾捲西風漾鬢絲，黃花相對兩三枝，花寒若有憐人意，可在亭亭不語時？

寫畢。又在詩後草草的寫了幾行字道：看菊歸來：對案頭盆供，尤爲愛惜。偶有所感，因賦七絕一首。尙乞不吝賜和，以開茅塞也。卽呈冬青學姊正之，杏園再拜。將信寫好，馬上就叫聽差送到李家去。當時心裏就繫了一個疙瘩，不知道李冬青對此，是怎樣的答覆？初時預料今夜有回信，一直等到十二點，並沒有信來，只好去睡覺，待諸明日。心想，他早上是要出去教書，回來在下午，若有回信，恐怕要到明晚了。誰知次日一早起，剛一下牀，就看見書桌上擺着一封信，那字正是李冬青的筆

跡，也來不及扣衣服，赤着脚，站在地下，便拆開信來，那信道：

杏園吾兄愛鑒：青今突以兄相稱，兄必訝然。而青之於此，固已籌思半年，爛熟在胸。但隱無可隱，至今始發耳。兄於青，相知未及一年。而青於兄，則在讀梅花詩十首之時，已心儀其人。蓋詞華藻麗，瀟灑不羣，自有令人欽慕者在也。及既見吾兄，則一往情深，人如其詩，竊幸所慕之非虛。而兄以青命途多舛，家室飄零，尤垂青眼，青非木石，安得木然無動於中？故詩文往返之間，花月評章之會，雖相逢日密，而不敢以男女之別爲嫌。情感之好，夫豈局中人自知，吾儕友朋，固早已紛騰於口矣。事已至此，青果擇終身之良伴，舍兄而外，寧復有誰？即以今日而論，並蒂之蓮，同命之鳥，兄所舉以示青者，則白首之約，固已不啻若自其口出。由是言之，是吾兩

人之必須結合，各已莫逆於心，奚待黃花之詩，微辭遙託耶？

楊杏園看到這裏，不由得心花怒放。拿着幾張信紙，開了房門，就往外走，打算告訴人。但是走到外面屋裏一想，又有誰可告訴呢？他醒悟過來，自己也好笑。復又走回臥室，將那封信，從頭至尾又看一遍。這才知道，原來信還只看一半，還有兩張信紙，寫得密密的呢！上面說：

雖然，青之薄命，自呱呱墮地以來，已爲一定不易之局，故人世姻緣，與青絕對無分。青言及此，雖爲萬言之書，不足以盡其悲苦之萬一。柔腸萬轉，只向兄道得一聲有負知己而已。

楊杏園看到這裏，臉也變了，手也顫了，那一顆心，更是像時鐘的下擺，在胸口亂跳。但是越是這樣，越要往下看，那信接上說：


青知一出此言，必至大傷兄心，故始終隱忍，不敢以告，且更知兄

去冬情場所受重創，已爲畢生之恨，今哭死者之淚未乾，青又將以薄命之故，向兄索之，於情良有未忍也。在青之意，本擬一面求形跡之淡，以冷爾我情意。更一面物色賢淑，自居於蹇修。顧兄旣比鄰而居，而友朋亦以同心見許，致青爲兄情網所縛，無可自拔，結果必有今日，青已早知，惟兄夢夢耳。

楊杏園看到這裏，已經站不住，便倒在椅子上。聽差在外面，已經由玻璃窗下，看見了楊杏園，他進來打臉水，說道：楊先生早上很涼，怎樣還穿條單褲，仔細中寒。楊杏園沒有說什麼，只搖搖頭，再看信末段說：

嗟夫，杏園兄，我負君矣。爲兄計，視我爲梨雲妹，業已死去可，或以爲李冬青並無其人，自始卽未嘗遇我亦可。青思及此，恨不卽死，死而重生爲女，十五年之後，猶得兄中年而事之。但第二生命之





說，渺茫無稽，亦空作此想而已。杏園兄，謂將奈何？楊杏園將信放在桌上，把兩隻胳膊，互相抱住枕着頭，對着那一張剩信，不敢仰視。半晌，抬起頭，長歎了一口氣，將信拿在手上，再看那未了的末節信說：

青書及此，已不覺腕之酸，淚之下，方寸之亂，而瑣瑣碎碎，以前所作何語，即亦不復自知。但預料兄讀得此書，其煩惱痛苦，當十倍於青者。青於無可奈何之間，思得一法，乃以形式之愛，移作精神之愛，以同居之愛，移作手足之愛。則庶幾有生之年，猶不失爲塵海之良伴也。人而至於終身愛好，彼此無間，則亦足以愉快矣。又奚必限於婚姻之約哉？且退步想，世之始以友愛，繼之以婚姻，而終乃以計劃柴米油鹽，陷於苦惱之境者，則又比比是。則吾人

得終身爲友，亦未始不可作美滿結果看。且西諺有言曰：結婚乃人生之墳墓，由此言之，則吾人何不爲活人，而必作塚中枯骨哉？此青所以以兄事君也。兄眼光不隨時俗，青常信能解脫一切者，則其對青也，又未必不能以超人之態度相對。而青之瑣瑣碎碎，或正淺之乎視兄耳。方寸旣亂，不知所云，咽淚長歎，擲筆惘然。惟兄察之。

冬青再拜

楊杏園將信看完，也不願再看了，將信疊起，便塞在衣袋裏。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半晌覺得兩條腿像冷水澆了一樣，低頭一看，原來自己還是穿一條單褲子，赤足穿鞋呢。回頭一看，洗臉架子上，不知幾時已經放了一盆水在那裏，走過去伸手一摸，水也不十分熱。但是也不願意叫聽差再換一盆，就這樣洗了一把。漱洗之後，自己再去穿衣服，不

料這樣一來，就傷了風了。穿好衣服，喝茶看報，不到兩個鐘頭，忽然覺得身上不舒服。便走到院子裏來，慢慢踱來踱去，呼吸空氣。這傷風症偏是不適用這樣治法，越運動越是難過，一陣惡心，便大吐起來。聽差看見，連忙走過來攙扶道：「剛才我還說，您別凍着，您瞧，還是凍着了。您進去歇一會兒罷。」這時楊杏園身不由主，實在也支持不住，由聽差把他攙了進來，摸着床，便睡下去，聽差便替他將被蓋好，這一睡，糊裏糊塗，一直睡到下午三點鐘才醒過來，人也就清楚些了。便吩咐聽差，泡了一壺薑湯，拚命的喝了半壺，索興脫了衣服，將被蓋得完密，再又睡了一覺，等到出了一身大汗，人才爽快了。這時已是晚上，日裏睡了一天，晚上就睡不着，睡在枕頭上，先是聽見富氏兄弟吃晚飯，復聽到富老大出門去，聽到老二老三念書，又聽到老大回家，一直聽到萬籟俱

寂，自己還是睡不着，前前後後，自己思想了一遍，不由得爬起來，在衣袋裏將那封信取出，睡在枕頭上，一字一句，仔細研究了一番，總覺得李冬青純是自怨自艾，並無半點對我不滿那末，何以不能結婚？在這一點上，自己作啞謎自己猜，什麼原由也猜遍了，總覺理由不充分，越想越睡不著。不覺聽得外面屋子裏的掛鐘，噹噹噹，敲三下。這時，楊杏園兩眼枯澀，纔覺得有些昏迷，便閉着眼，立意睡覺。無如心火如焚，一陣一陣的鼓盪，總是睡不穩。後來使用相傳治失眠的老法，心裏默數着「一三四」，一直望前數。不料數到三千個數目，還是清醒自醒的，於是這一晚上，簡直沒睡，等窗外大亮，聽差起來掃院子，才迷糊了一陣。到了上午十二點鐘，慢慢的起來，打一個電話，向報館裏告了假。便隨便拿了一本書，躺在沙發上看。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只聽見小鱗兒在

窗外和聽差說笑，便把他叫了進來，小麟兒問道：楊先生，你今天沒有出門嗎？楊杏園道：沒有出門。小麟兒道：楊先生害什麼病？好些了嗎？楊杏園道：我不害什麼病。小麟兒道：我昨天下午到你這兒來了，你睡了一天，怎不是害病？今天上午我也來了，你還沒有起呢。楊杏園道：你沒上學嗎？小麟兒道：上學了。楊杏園道：你上學，上午那有功夫到這裏來？小麟兒道：我看你不舒服，特意來看你的。楊杏園便握着他的左手，說道：謝謝你！你一天比一天懂事了。小麟兒笑道：是我自己來看你的。你不舒服，我媽不知道，我大姐也不知道，他們沒有叫我來看你。楊杏園道：那末，越發的要謝你。你大姐在家看書嗎？小麟兒道：沒有看書。楊杏園道：出去了嗎？小麟兒道：在家裏待着呢。楊杏園再要和他說話時，他捧開手就跑，說道：我不和你說許多話，我要回去呢。楊杏園道：回去有

什麼事？小鱗兒把一個食指含在嘴裏笑着對楊杏園道：我不告訴你。說畢，就跑了。小鱗兒去了，楊杏園一想，這大的小孩子，他那裏懂得來看病。我又何必作那小家子氣象，競競於婚姻之得失，越發讓他難過。我不如放開手去，照他的話行事，看他將來怎麼樣？如此一想，振作精神，便依舊如往常一般作事。對李冬青那封信，便打算等到燈下無事，詳詳細細答覆一番。這天晚上，吃過晚飯，和富家兄弟講了兩篇楚辭，早一點兒就回書房來。一掀門簾子，只見李冬青坐在自己寫字的位上，舖了一張白紙，低頭寫字玩。前面兩行寫的是欲除煩惱須成佛，各有因緣莫羨人。又兩行竹葉與人既無分。菊花從此寫到此字，李冬青一抬頭見楊杏園進來，便笑着站起來說道：講得好楚詞。楊杏園道：你怎樣知道？李冬青道：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在窗戶外聽了半天呢，我聽

見你把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那幾句，高聲朗誦，我就止住聽住了。楊杏園嘆了一口氣道：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色之落英。李冬青道：不要發牢騷了，我問你一個字。這個落字和上句墜字是平等的嗎？楊杏園笑道：你是一個研究詞章的人，難道這個不懂。李冬青道：我還真不懂。我想這菊花不比別花，沒有自落的，從小讀離騷就引爲疑問，後來看王逸的註本，他當作取字解，以爲這落英二字，是和墜露相對的。這樣解，終不妥。但是除了這個也無別法可解了。楊杏園道：這樣解是不對的。李冬青道：還有別解嗎？楊杏園道：你念過爾雅沒有？李冬青道：只看過一兩回，這和說文一樣，看着一點趣味沒有，沒有念過。楊杏園道：那就難怪。這個落字的解法，爾雅釋詁第一句，就說得明明白白，乃是初哉首基肇祀元胎俶

落權輿始也。這句夕餐秋菊之落英，就是夕餐秋菊之始英。初開的菊花，又香又嫩，自然好吃。若說吃落了的菊花，恐怕自盤古到如今，也沒有這回事。李冬青笑道：這種念了頭痛的書，虧你記得。楊杏園道：這也因為他是爾雅第一句罷了。李冬青道：如此說來，北京這些飯館子裏的廚子，都是會讀離騷，會讀爾雅的。楊杏園笑道：匪夷所思了，這話從何說起？李冬青道：到了秋季，這些飯館子，不都新添菊花魚鍋嗎？說一句笑話，我初次在北京上館子，看見夥計送上兩碟白菊花的花瓣來，擺成一隻螃蟹的樣子。我想這倒別緻，但是也不過猜着擺樣罷了。後來桌上的人把兩碟新鮮菊花瓣全倒進火鍋裏去，我才知道是吃的。如此說來，不是北京廚子，得了屈大夫的衣鉢，知道餐落英嗎？楊杏園道：這種吃法，南方也有。不見得就是北方廚子發明的，而且這些廚子




弄這項菊花鍋，焉知又不是得之於士大夫之家哩？李冬青見楊杏園談得很高興，索性引了許多問題來問他。楊杏園心裏納悶，爲什麼他今天這樣高興？自己本來有一封長信要寄給他，現在二人當面，正好談一談了。可是李冬青儘管引着許多有趣的事說，想要問話，無縫可入。而且自己所要問的話，又不是三言兩語可盡的，總要慢慢談起，所以說了半天的話，楊杏園只是嘴裏隨便答應。說了之後，自己便不記得了。楊杏園正想之間，在棹子邊，和李冬青對面坐下，見那張字紙，菊花從此二字以下，便沒有字。因成心問道：這是兩句熟詩，我竟忘了，這下面還有幾個什麼字。李冬青笑道：何至於忘了，提筆便補上不須開三字。楊杏園道：這兩句詩，固然是活對法。但竹葉於人無分，只管竹葉於人無分，何必菊花也不讓他開？李冬青低着頭，手撫着那張紙，很淒

慘的說道：這叫無福人連累有福人。楊杏園聽了他這話，不知要怎樣說才好，嘆了一口氣，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個圈子。然後說道：我自信是個厭世派，不料你厭世的觀念，比我還深。說了這一句話，再要望下說，又覺太逼近了，轉不好出口。因為這一年以來，和李冬青雖成了極好的朋友，但是他一談到戀愛問題，李冬青必極力迴避。若是談些文藝上的話，反可以盡興發揮，無話不談起先楊杏園還以為李冬青不脫舊式女子的故態，有些害臊。後來日子一久，知道李冬青最怕談愛情，實在無法透露口風。有時勉強一試，他雖然不正色拒絕，可是就像人家揭發了他的陰私一樣，十分難受。看那情形，實在是吞聲引恨，並不是無語害羞。楊杏園和他談得高興的時候，既不能說出愛慕，掃了他的興頭。無原無故，這愛慕二字，又不能衝口而出。他這一腔心思，

也就極抑鬱之能事，愛情是個消磨勇氣的東西，到了此時，楊杏園一見李冬青冷冷的樣子，自己先軟化了，那裏敢再提到愛好字樣。楊杏園不作聲，李冬青也不作聲，一時屋子裏便十分沉寂了。楊杏園坐在一張小的沙發上，兩隻足交叉起來，搖曳不定，半晌，微微的喘了一口氣。李冬青原本在桌上寫字，這時便把筆一放，對楊杏園道：我昨天就聽見小鱗兒說，你人不舒服，今天全好了嗎？楊杏園道：那是一時的感冒，過一兩天，自然好了。不過……說到這裏，就咽住了。李冬青道：你是一個聰明人，難道看不破。楊杏園抬頭看李冬青時，臉上板得一絲笑容沒有。正襟危坐在那裏。楊杏園微笑道：有什麼看不破？說了一句，又沉默了。李冬青道：我很用不着避嫌疑說話了。我前天給大哥的一封信，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我本想當面來說的，但是當面說起來，恐怕

還是不能暢所欲言，所以寫了一封信來。楊杏園初聽李冬青叫一聲大哥，心裏突然一動，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勉強笑道：這封信，實在出於我的意料以外，這樣的稱呼，我有些不敢當。李冬青道：大哥對我那信不滿意，我是知道的，我希望大哥要諒解我的苦衷。若說以兄相稱就不敢當……李冬青微微歎了一口氣。他的臉掉過去了，在身上掏出一塊雪白的乾淨手絹舖在桌上，用手慢慢的去摸平。把桌上的銅尺壓住了兩端。楊杏園以為他把話說的造次了，所以搭訕着撫摸手絹。這時李冬青一伸左手，把墨盒傍邊那把削鉛筆的小刀，拿在手裏，將右手的中指伸開，猛然提起小刀，在中指頭上，極力畫了一下。一刻兒工夫，指頭上就湧出血來，李冬青當那血湧得最盛的時候，左手按着手帕，右手便把中指頭在手絹上寫字，楊杏園坐在一邊，看他拿



小刀子，還以為是削手指甲，絕對沒有留意。忽然看見他用手指頭在手絹上亂塗。連忙跑過來看，只見鮮紅的指血，已經在手絹上寫了三個斗方字。楊杏園一伸手過去，搶着把李冬青的手托了起來。連說道：這是何苦？李冬青左手把楊杏園一推，說道：你讓我寫完這幾個字，不必干涉。說着，飛快的又寫了一個字，連起上面三個字，乃是一句我不負君。楊杏園見了這四個字，倒看呆了。李冬青又在這字後面用血寫了幾個小字，乃是杏園吾兄惠存。冬青血書寫畢，走到楊杏園臥室裏去，在洗臉架上，打開牙粉盒，抓了一把牙粉，將血按住。然後走過來對楊杏園道：那條手絹，奉送大哥，作個紀念。楊杏園到了這時，疑惑李冬青的意思，完全洗去，只覺滿腔熱氣，望上直湧，要透出頂門心而去。李冬青左手捧着一把牙粉，將右手中指頭握住，笑着說道：這事請你保

守秘密，不要對人說。大哥少年朋友多，他們都是喜歡研究婦女問題的。被他們知道了，又要生出許多是非。楊杏園道：那是自然。李冬青看見楊杏園淡淡的樣子，說道：大哥心裏，還不能放開嗎？楊杏園右手捏着拳頭，在左手掌心裏搥了一下，說道：好！我就依從你的話，我想這事，索興不要瞞伯母，請你去對他說了。以後我以一日之長，勉做兄長，大家就是自己，有許多客套，就可以刪去了。李冬青笑道：這樣就好，家母一定很喜歡的呢。楊杏園見事已如此，也就只好望這條路上走。光陰易過，轉眼又是半個月，楊杏園屋子裏養的一些菊花，現在都有一半枯萎了。楊杏園坐在位上，背望後靠着椅子，籠着衫袖，望着菊花出神。一抬頭，只見小鱗兒手上拿着一個皮球，在窗子外走廊下拋，便隔着窗子喊道：小鱗兒進來，怎麼今天又不上學？小鱗兒很高興的跳

了進來，說道：我不上學了。說時，把皮球向地下一丟一拍，又在房裏鬧起來。楊杏園道：你爲什麼不上學？好兄弟，不要學那些壞孩子逃學。小鱗兒把頭一偏，又一跳，說道：你別瞎說，誰逃學？楊杏園道：是你母親不讓你上學嗎？小鱗兒道：是的。母親說反正也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大清早起來上學冷得很，叫我不去。楊杏園道：怎麼只讀得了一個禮拜書？小鱗兒道：你還不知道嗎？我們就在這幾天裏頭要回南去呢。楊杏園聽了這話，嚇了一大跳，將手拉住小鱗兒的小手，問道：沒有這回事。你母親冤你好玩的呢。我怎樣沒有聽見說過？小鱗兒道：真去，誰冤你。母親說要坐好幾天的火車呢。楊杏園道：上那兒去？小鱗兒道：回南邊去呀。楊杏園知道小鱗兒向來不撒謊的，而且他也不會撒這個大謊，這事竟有八九分是真的。握着小鱗兒的手，呆呆的想着，是何原

故李老太太要走。小麟兒見他不作聲，摔開他的手，自往外走。楊杏園追出來，又問道：你大姐？小麟兒道：大姐在家裏。楊杏園笑道：知道他在家裏，他回南不回南？小麟兒道：他不回南吧？楊杏園道：你怎麼知道他不回南？小麟兒道：我不知道，我這樣猜想呢。楊杏園一點摸不着頭腦，到了黃昏時候，逆料李冬青已回來了，便踱到李家來。一走到院子裏，就看見李老太太戴了一副老花眼鏡，在燈下縫衣服，便一直走來。說道：伯母，你老人家也太省儉了。衣服就不把裁縫去做，交給女工去縫，也不花什麼。何至於戴上眼鏡，還要慢慢的摸着去做。李老太太取下老花眼鏡，用手揉了一揉眼睛，笑道：我那裏還有那個本事呢？說着把手上的布料一舉，笑道：這是一隻行李口袋。縫好了，將棉被褥子全裝在裏頭，還可以攔不少別的東西，出門的人，這樣東西，是不可少的。楊





杏園聽了這話，真抽了一口涼氣。隨便在李老太太對面椅子上坐下，眼睛對着壁上懸的日曆，很隨意的樣子，問道：伯母好好的縫這個東西，也要出門嗎？李老太太笑道：冬青還沒有告訴你嗎？我要回九江去了。楊杏園本想問李冬青去不去，可是又不好開口，便道：大概是走京漢路吧？李老太太道：是的。楊杏園道：三等車亂得很，我勸伯母坐二等車去。小麟兒兄弟，也許可以打半票，只有伯母和冬青兩張整票，花錢也有限。李老太太道：你是外行了。我已打聽得清楚，特別快車，沒有半票和免票，就是三等，也還可坐。平常通車，不花錢的人，專門在二等裏，不如三等車，人還稀少呢。楊杏園見他沒有駁自己的話，知道李冬青去定了。這個時候，恰好李冬青回來，手上提着一大包東西，先送進屋子去，然後再出來。楊杏園正要問他今日回來爲何這樣晚？李老太太

却先問了，說道：勸業場去了嗎？李冬青隨便答應道：去了。李老太太道：那一大包，將那些紙花，骨頭簪，水鑽的首飾，都買了嗎？李冬青偷眼看了一看楊杏園，答道：都買了。李老太太道：還有王回回的狗皮膏藥，和同仁堂的小兒回春丹，紫金錠，這都是家鄉人愛要的。平常一遍一遍寫信來託買，好寄了去。而今我們自己回南就不送人家，少不得人家還和我們討呢，所以總要多買些才好。李冬青要想把話來扯開，已是來不及，只是聽一句，答應一句。楊杏園知道他的意思，無非是想隱瞞這南下的話，不讓自己知道。便笑著對李冬青道：還有幾樣漂亮些的土儀，也不能不買一點，像瑛瑯銅器，銅墨盒子之類，都是送人的好東西。李冬青聽他這話，知道南下的事，他已曉得了。一時也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也不過承認他這話不錯而已。當時李老太太便問楊杏園

吃了晚飯沒有，意思想留他吃晚飯。楊杏園回說，吃過了，坐了一會兒，自回去。到了家裏，倒真是在開飯，聽差問他吃晚飯不吃，他一擺手，走回房去，便和衣躺在床上，聽差以為楊杏園又不舒服，進進出出，倒是捏手捏脚的，怕驚動了他，其實楊杏園絲毫沒有睡着，只是側着身子，閉着眼睛，一味的悶睡。約摸也睡了一個鐘頭，只聽見一陣脚步聲，從外面走了進來。脚步到了房門口，停了一停，到了床面前，又停了一停。楊杏園以為是聽差，也就由他，並不理會。一會兒那脚步向外移動，有人說道：睡了，明天再來吧？楊杏園聽得是李冬青的聲音，一翻身坐起來，笑道：那個睡着了呢？李冬青已經走出房門，復又回來。笑道：不敢驚動，所以回去，原來是醒的。楊杏園道：我正在納悶，你要回南去，何以不讓我知道？李冬青道：我原是怕大哥疑心，所以來解釋這一個問題。說

時，兩個人都在外面客房裏坐下。楊杏園叫聽差沏一壺新茶，又給了他些錢，叫他去買瓜子點心。李冬青笑道：天天來的客，何必這樣招待。楊杏園道：我想留你多談幾句話，趁着這幾日，多客氣一點，幾日之後，勞燕東西，就不知何年何月相會了。李冬青聽了他這話，心裏轉覺淒然。但是表面上依舊笑道：這是大哥疑心錯了。我送母親回南去，不過勾留一兩個月，至多明年正月就要來的。楊杏園道：這話我不相信。老伯母全靠着您侍奉的。您既要來，現在又何必送他老人家回南？李冬青道：你這話果然問得有理。但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為兩位家叔都回南去了。他們逃不了鄉族的公論，已經願意分出一些產業，作為家母的養老費，和舍弟的教育費。可是訂明，非回南不能承受，所以我不得不回南。楊杏園道：你所以在外飄泊，無非是為着令堂和令弟。

現在令堂和令弟的問題，都解決了。正可以承歡膝下，終老江南了。明年正月，爲什麼還要來？李冬青道：我這幾年爲了家庭問題，不能求學，正是一樁大恨事，他們的問題，既然都解決了，我樂得抽出身子來北京讀書，爲什麼終老江南？楊杏園聽他的話，也有相當的理由，却也相信，說道：縱然你有此意，一來伯母肯讓你遠離與否，就不可知。二來人事變幻，少不得隨環境爲轉移，到那時候，也不敢說一定沒有阻力，讓你如期北上。有這兩種看法，所以我願意這兩天在一處多盤桓一會兒。李冬青笑道：凡事這樣想，人生可慮的地方，那就太多了。說時聽差將點心買來了，用碟子盛着，都放在茶几上。楊杏園將新沏的熱茶，斟上一盃，放到李冬青面前。笑道：勸君更盡一盃酒。李冬青用手接着茶盃，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說一句唐詩。笑道：與汝同消萬古愁。說畢，一

口喝了。將杯放在茶几上，問道：我解釋得好嗎？楊杏園道：自然好，說完這句話之後，兩人對嗑着瓜子，半晌沒有說話。無意中，楊杏園微笑了。一笑，李冬青兩個指頭，夾着一粒瓜子，放在四顆雪白的門牙中間，要咬不咬的樣子，一抬眼皮，見楊杏園笑了，也吟吟一笑。這樣一笑，總是他們認識以來，最愉快的一次了。

第五十三回 永夜離懷心悲將滿月 斜陽古道腸斷獨歸人


楊杏園悵悵的呆立了一會子，才笑道：我覺有好多話要說，一時偏是毫無頭緒，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才好。李冬青道：我也是這樣。其實仔細一想，本來也沒有什麼話說。楊杏園道：讓我來想想看，可有什麼可說的。說着昂起頭來，想了一會。然後說道：你的大作，沒有專門送過我，作幾首詩送我，爲臨別紀念罷。李冬青笑道：這仍舊是不相干的話，不切實際。楊杏園道：要切实實際的話，我只有一句，希望常通信。李冬青道：總疑我一去不來嗎？楊杏園嘆了一口氣道：我現在無論遇什麼事，都是抱悲觀的。李冬青知道他有一肚皮抑鬱之氣，也無法安慰，脚微微的

踢着地板，低頭無語。楊杏園斟了一杯茶自喝着，一雙眼睛，只望壁上懸的風景畫片。屋子裏頓時沉寂了，一點聲息沒有，半晌楊杏園歎了一口氣，將茶杯放在茶几上，自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李冬青也站起來道：「不早了，我回去了。」楊杏園道：「多坐一會，多坐一會。」李冬青經他挽留，只得又坐下。但是默默相對，沒有什麼話。坐了一會，李冬青笑道：「竟是沒有什麼話可說，我走罷。」楊杏園道：「家裏沒有什麼事嗎？」李冬青道：「沒什麼事。」楊杏園道：「回家也是坐，在這裏也是坐，何不多坐一會？」李冬青道：「我明天又不走，何必依……」頓了一頓再說道：「依舊這樣挽留。你找出一個事做，我就還坐一會。」楊杏園道：「我這裏有圍棋子，下一盤圍棋罷。」李冬青笑着點點頭。楊杏園忙着在棹上擺棋盤，移電燈，硬和李冬青下起棋來。下了一個角，已死了。第二個角，形勢又不好。李冬



青道：你不補一子嗎？又輸了。楊杏園將棋子一摸，棋局亂了，笑道：算我輸了。不下了。李冬青知道他無心下棋，笑道：我的棋，也不高明，何至於望風而逃？楊杏園道：不知道什麼緣故，我今天連補眼都不會，慢說一盤棋只四隻角，就是八隻角，我也佔不住一隻，與其一敗塗地，莫如先遞降表。李冬青也不去追問。坐了片刻，起身便走，說道：明天會罷。楊杏園道：還早呢。這句話雖說出來了，請他再坐的話，究竟也不能出口，只好跟着後面送出來。送到大門口，只見電燈通亮，照得胡同兩頭，空蕩蕩的。楊杏園道：好冷靜，我送你到家罷。李冬青道：這一點兒路，怕什麼？但是楊杏園說了，果然送了出來。到了門口，李冬青敲門，王媽出來開了。李冬青站在門外，對楊杏園道：你可以回去了。說了一聲明天會，楊杏園一步一步回來。到了自己門口時，回頭看着李冬青還站在那裏。

便將手揮了一揮，讓他進去。等那邊進去了，他才進來。從這天起，不是李冬青到他這邊來，就是楊杏園到他那邊去。轉眼又是五天，次日便是李冬青動身的日子了。到了這日下午，楊杏園在附近的館子裏，專爲他母子三人餞行。吃完飯之後，李太太和小麟兒回去，李冬青到楊杏園家來，爲最後的辭行。這幾日以來，有什麼話也就可以說盡了。而且就是這幾天，雖然互見較密，其實也是閑談。這時匆促之間，自然也就無有甚話可說。李冬青只在外面屋子裏坐一坐，說道：我要回去收拾行李，便走出來，走到院子裏，只見一輪八分圓的月亮，正在樹梢，照得樹影橫臥地下，很是明亮。楊杏園走了出來，抬頭一望月亮，便吟道：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嬋。李冬青聽他吟了這一串水調歌頭，默然



無語，低着頭自去了。楊杏園道：「明天我一早過去，不送了。」李冬青微微答應一聲，已轉過屏風去。楊杏園倚着門，在月亮影裏沉吟不已，忽然心裏默着得了一首七絕。那詩是：

斷盡柔腸奈別何，臨歧言語轉無多，  
低頭月下蕭然去，淒絕數聲水調歌。

自己念了一遍，便走進房去，拿起一張紙來錄下了。看看紙後還有一小幅空白，又題了二十個字是：

送人寂不語，臨風立夜闌，  
一輪將滿月，明夜隔河看。

錄完了，把個信封來封了，便叫聽差送到李家去。在信封左角題了候玉兩個字，聽差去了一會兒，拿了一張素紙回來，也沒有信封封着，楊杏園接過來看時，上面歪歪斜斜，寫了幾行字道：「兩詩皆令當事人不

忍卒讀。倚裝匆匆，心思如秋山亂草。此時此地，實無法奉和也。知白、楊杏園將字紙疊着，塞在袋裏。便早早的上床睡了，預備早些起來。和李冬青照應一切，幫助上車。可是心中有事，那裏睡得着。由十點鐘睡到隔壁屋子裏的鐘打兩點，還是醒的。索興不睡，找了一本書，靠在枕頭上看。這樣一來，纔把睡魔勾起。次日醒來，深恐不早，在枕頭下摸出手表來一看，却還是六點多鐘，怕睡了不容易醒，便穿衣起床。這時聽差沒有起來，廚子也沒有起來，他都不驚動，自己到廚房裏去舀水洗臉。煤竈上現成的開水，沏上一壺茶，慢慢的喝着。待了好久好久，才是七點鐘。聽差聽得響動，也起來了，楊杏園便叫他開了門，自上李家來。一敲門，王媽出來了。楊杏園一眼便看見他眼睛上有兩個紅暈暈兒。王媽道：楊先生真早。你瞧，大家過得像一家人一樣，這一走，教人怪捨不


得的。楊杏園點點頭，自望裏走，只見李冬青母子，正在屋子裏收拾網籃。李冬青便道：「早呢，大哥你就來了。」楊杏園道：「在家裏也是白閑着，過來多少可以幫一點忙。」李冬青道：「東西都收拾好了，沒有什麼事了。」楊杏園道：「我還忘記問，這些書算存在我那裏，這些木器傢具呢？」李老太太道：「我本來送何太太的。他又多情，不肯白要，送了我們三張車票。其餘零碎物件呢？我就送王媽了。」楊杏園一想，怎樣送得乾乾淨淨，一點兒不留，將來李冬青再到北京來，就沒有可用的嗎？心裏這樣想着，愈覺眼前的李冬青，也從此一別，後會無期，十分傷感。一會拉着小鱗兒的手道：「小兄弟，以後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呢？也許那個時候，你成了大人了，和我不認識吧？」小鱗兒道：「不，我有了錢，我一定搭火車到北京來，看我那些同學。」楊杏園笑道：「你能言而有信嗎？不要冤你那些同學。」小

麟兒道：我爲什麼冤他們？我不來就說不來得了。難道不冤他們，他們不放我走嗎？李老太太聽見都笑了。楊杏園道：好乾脆的話。李冬青抿嘴一笑。李老太太把東西料理清楚，還只有八點鐘，大家反而靜靜的坐着，說些閑話。李老太太道：人是個鳥雀性，這時我們還在一塊兒說笑，明天這時，要隔開一千多里了。楊杏園聽說，望着李冬青。李冬青回頭一看網籃，低頭拾落網繩去了。楊杏園道：自從搬到這裏來，沒有事便和伯母來談談。來得慣了，過這門口，就想進來。今天伯母走了，明天走這門口過，才是有些感觸呢。李冬青這時索性不理網籃，低頭到屋裏去了。李老太太道：外面坐着談談罷，將來不知道那一年才相會哩。李冬青先沒說話，半晌，才隔着屋子說道：我有零碎小東西，得找一找呢。好半天，李冬青才出來。對着天上望望道：不早了，我們先上車罷。楊


杏園道：早些上車好，免得找不到座位。於是回去，叫了一個聽差來，將東西先解連上車站，一面打了一個電話，叫一輛大號汽車來。不到十分鐘的工夫，汽車的喇叭，已在門外響了。王媽舉着一點袖口，擦着眼睛，說道：太太，汽車來了。李老太太母子，和着楊杏園一路走出大門。王媽要看守房子，只送到大門口，手扶着門框，眼圈兒紅紅的，好像要流出眼淚的樣子。說道：太太大小姐，路上保重點兒。李冬青也是眼圈透着紅暈，先上車了。李太太和王媽說了幾句互相慰勉的話，也帶着小麟兒上了車。他們三人坐了一排，楊杏園坐着倒座兒，却見李冬青抽出手絹來擦眼睛。李老太太道：王媽跟我多年，像一家人一樣，一說分手，我也怪捨不得的。李冬青聽了這話，越發難受。李老太太又對楊杏園道：冬青也和我一樣，最心慈不過，看見人家哭，是免不了流淚的。李

冬青到他母親一笑，說道：「誰和你老人家一樣呢？李老太太沒有回答什麼，大家靜坐了一會，汽車跑得快，一會兒就到了西車站，四人下得車來，走進車站，只見迎面花枝招展，一大羣女賓笑着迎上前來，楊杏園看時，裏面都是李冬青的女朋友。史科蓮何太太也都在內。他們看見李冬青，早是繞了一個大圈，將他圍在中間。有幾個親熱些的，索性走上前和他牽着手，絮絮的談起別況來。那些人看見楊杏園代李冬青提着一個皮包，大家都不免看他一眼。其中何太太和史小姐還與他微笑着，點了一個頭。楊杏園見人家都望着他，大窘之下，執着小鱗兒的手道：「我們買月台票去。」說着，自離開了這一班女賓。他心裏想道：「許多男子喜歡看女子，女子總是害臊而走。而今許多女子看起我來，我是一個男子，一樣的害臊而走。由此說來，一個人被許多異性的





人所注意，大概總要起一種奇異的觀念的，這在心理學上，倒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自己一而想，一面低頭走着。抬頭一看，已走過了賣票處。一轉身，看見一大羣女賓，又說笑着走了過來。心又想，不要讓他們看見我這種傻樣，因自站在一邊，看那牆上的布告，讓女賓都和李冬青進了鐵柵欄門，才去買月台票。楊杏園將月台票買好時，那一班女賓們已不見了。他生怕李冬青找不到好坐位，又不願以一個男子夾雜到女賓裏去，心裏十分爲難。只得牽着小麟兒的手，在月台上走着，只向火車的窗子裏探望，看他們在那裏。恰好李冬青的臉，在窗戶邊一閃，楊杏園將提包在窗眼裏送進去，又扶着小麟兒上車。因爲離這窗子不遠的地方，有一張露椅，便在那裏坐了。伸出手腕來，一看手上的手表，還只有九點鐘。這裏的車，是十一點多鐘開，差不多還差三




個鐘頭呢。自己覺得久坐在這裏，也很無意思，順步走到西車站食堂，要了一份早茶。原先在月台上買了兩份日報，這時一面喝茶吃點心，一面看報。心想這一份早茶吃完，也就可以消磨一個鐘頭了。打開報來，正看了幾行，只聽有人說道：怎麼不上車去？楊杏園抬頭看時，却見李冬青站在棹子邊，一隻手拿着手絹擦臉。楊杏園道：那裏女賓太多，我在那裏，什麼意思，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李冬青道：我也不知道你在這裏，我是打算來喝一杯咖啡的，和你不期而遇哩。楊杏園把左手邊的椅子一移，也沒有說什麼。李冬青便坐下了。楊杏園道：也來一份早茶，好嗎？李冬青道：不，我只喝一杯咖啡得了。車上有一大班送行的人在那裏，我倒離開人家，在這裏快活嗎？楊杏園果然叫茶房來一杯咖啡，李冬青只呷了兩口，起身便要走。楊杏園道：這算什麼？巴巴的來

喝咖啡，沒有喝又要走，李冬青笑道：只是丟了一班送行的人在那裏，心中老覺不安。楊杏園道：喝了這一杯咖啡去，也不見得他們就全走了。李冬青只得又坐下，將一個茶匙，不住的在杯子裏攪，好讓他涼些。楊杏園笑道：我們所談的時候不多了，應該找一點話說才好。李冬青呷了一口咖啡，笑道：你不是說了嗎？臨時言語轉無多。不如以後通信多說些罷。楊杏園道：也只好如此。李冬青道：我要去了，你不必再送罷。楊杏園聽到他說我要去了四個字，不覺爲之黯然。說道：你且去，我一會兒再來車上看看。李冬青道：有一句極俗的言語，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還不知道嗎？楊杏園道：送得老伯母到車站來，我還沒有說一句話，怎能不辭而去？李冬青道：既然這樣我先去了。說完，他放下咖啡杯子，就走出食堂去了。楊杏園又坐了一會，看看手表，已是十點多，心想

女賓不全去，總也不多了，會了賬，走出食堂來。剛到月台上，頂頭就碰見何太太，何太太笑道：我說呢，楊先生怎樣倒先走了？楊杏園心裏想要駁他怎樣兩個字，又駁不出來，却說道：嫂嫂爲什麼就走？何太太道：家裏有事，趕緊要回去料理。現在你可以到車上去，沒有女客了。說着道了一聲再見，自去了。楊杏園心想，這人太心直口快些，越發不像以前了。心裏雖是這樣想，可是毫不考慮，一直就上車來。李氏母女，他們坐在一節茶房車上，三個人佔了兩把椅子。女賓走了九停九，只有史科蓮在這裏。楊杏園上車來，史科蓮李冬青一同讓坐。楊杏園見這地方，是這節火車盡頭的一端，不至兩面受擠，說道：這地方很好，何以揀得的。史科蓮道：在密斯李未來之先，我們就和茶房接洽好了。楊杏園道：如此說來，倒要謝謝諸位了。史科蓮想道：這是人家的事，怎樣要你

來謝謝，這也奇怪了。但是楊杏園和李冬青，都未留意此層。李老太太道：正是這樣。在北京住着，冬青許多朋友，就像姊妹一樣。這一走起來，連我都捨不得。史科蓮道：你老人家府上搬走了，最是我心裏難受。除了密斯李待我許多好意不說，我有什麼爲難的事，都可以來請教。現在找不到這樣第二個人了。李冬青對楊杏園將眼皮一撩，又對史科蓮一笑道：我有什麼幫助你的呢？說起來，也慚愧得很。說畢，又正色對楊杏園道：有一樁要緊的事，我幾乎忘記了。就是密斯史環境困難，大哥也是知道的，前次蒙大哥幫忙，我是不啻身受，以後還要大哥多多幫助。楊杏園道：都是朋友，這個我自自在心裏。史科蓮聽到這裏，要想找一句話來敷衍，先感謝李冬青好呢，先感謝楊杏園好呢？肚裏一划算，先沉默了一會，等他想得話時，李冬青又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他見

無機會可以插嘴，也只得緘默到底。李冬青和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楊杏園和李太太又坐在一張椅子上，正是面相對。史科蓮坐的地方，正挨着窗子，便搭訕着對窗外看去，李冬青都看在眼裏。這時上車的人越來越多，亂轟轟的，大家也沒有心事細談。李冬青便道：二位都回去罷。楊杏園道：不要緊，我上午沒事。李冬青便對史科蓮道：你是要上課的人，何必在亂嘈嘈的地方坐着。史科蓮心裏一活動，便笑道：那末，我先回去了。說着站起對李老太太一鞠躬，說道：你老人家保重。李冬青也站起來，便握着他的手，說道：你要不時寫信給我。據我說，你忍耐些，還是北京好。史科蓮句句答應了，說不出所以然來。那一雙淚珠，在眼中活動，只差吊下來。他回過頭對楊杏園微微點了個頭，便低頭走去。李冬青握着他的手，並沒有放，跟着後面，反送他下車去。走到月台上，



兩人對立了一陣。史科蓮的眼淚，究竟忍不住了，便在衣袋裏掏出手絹來擦眼睛。李冬青避着人，低下頭去，也把手絹向着擦眼淚。史科蓮道：只有你是我一個知己，現在你又走了。李冬青道：你好好的罷。我雖不在北京，我也不忘記你的，或者還在老遠的和你想。北京我是丟不了的，我們將來總可以見面。說着，握了他的手，又撫摩撫摩他的肩膀。看見他有幾根頭髮亂了垂下來，又一根一根給他清理着，扶到耳朵後去。又呆呆地對立一會，史科蓮道：你上車去罷，仔細位子被人佔了。說畢轉身便走。走了幾步，停腳回頭一望，李冬青還站在那裏。又叫道：車上去罷。李冬青只點頭，史科蓮乃揮淚而別。李冬青上得車來，猶自不住的用手絹擦眼睛。楊杏園想要拿一兩句話來安慰，又不知怎樣說好，只得默默的坐着，坐了一會，便對李冬青道：到了漢口，就請你

寫一封信來。今天是星期五，星期日你們可以到漢口，下個星期三，我可以接到你的信了。李冬青忍不住笑道：人還沒有走呢，怎樣就算到來信這件事上去了。楊杏園被他一指破，又沒有話說了。李冬青道：大哥以前曾說過，將來要在報館裏添晚間的工作。我想冬天來了，風雪霏霏的半夜三更回家，未免太苦，不就也罷。楊杏園歎了一口氣道：唉！我也希望這樣，但是恐怕環境不允許我。李冬青道：大哥自己也不必太刻苦了。上次晒冬衣，我看那兩件皮袍子，都有六七分舊了，應該換一件。楊杏園道：豈但是皮袍子？李冬青又道：我又想起來了。大哥床上那兩條棉被，大概也有年數了。楊杏園道：要添補的，多着吧？不但我自身，三千里外，我還有一個家呀。惟其如此，所以不能不奮鬪。李冬青笑道：還有一件，大喝濃茶，看夜書的毛病，應該改了。以後要注重體育




纔好，填詞做詩，總是發牢騷，我想也大可丟了。楊杏園道：你所說的，我都認爲正當，我決不當作閒話。李冬青道：我也說不了許多，作客的人，自保重些。楊杏園到了這時，心裏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便道：找回去罷，說着站起身來。李冬青道：離開車的時候還早，何妨再坐一會兒。楊杏園聽說，復又坐下。只見一對青年男女，各穿着嶄新的衣服，由前面過去。這兩個人看見楊杏園，都笑着點了一個頭，滿面春風的，一同過去了。李老太太道：這倒很像小夫婦兩口兒。楊杏園笑道：你老人家眼力不錯。他們結婚還沒有到一個禮拜，這是出門去度蜜月哩。那一個男的，是我的同鄉，所以我認得。他們都是新近畢業的大學生，早就約好了，畢業之後，等天氣涼了結婚。結婚之後，遊歷一個月。游歷之後，再各人分頭去作事。說時，楊杏園把臉望前一看，對李太太道：你老人

家看看。他們就不坐在那前排？李冬青和李老太太都回轉頭去看。只見他兩人坐在一排，含着笑容，牽牽連連的在那裏低聲說話。李老太太回頭來一笑，輕輕說道：看他那樣子，高興是高興，可惜美中不足，像我們一樣，都坐三等車。要是坐頭二等車，那就舒服了。楊杏園道：他們精神上也就舒服到十二分了，人心不要無足，有了精神上的舒服，還要圖身體上的舒服。小麟兒正在椅子邊的路頭上，李冬青一手將他牽了過來，說道：這裏比不得在家裏，你斯文一點。說話時，他低着頭，裝着和小麟兒牽扯衣服。楊杏園到這時，實在不願坐了，執着小麟兒的手道：小兄弟，我們再見罷。說畢，便站起身，李冬青知道他要走，實不能再留，也站了起身，垂下眼睛皮，可不敢仰視。楊杏園又和李老太太謙遜了幾句，回轉身來，要想和李冬青告別時，只見他伏在窗戶上，一陣


咳嗽，簡直不能間斷。自己不便問他怎麼樣了，又不忍當他咳嗽未完，便先告辭。半晌，李冬青才回過臉來。一面揉眼睛，一面微笑道：這一陣咳嗽，真難受，不要在車上害起病來。楊杏園站在這裏，已經痴了一樣，沒有說話，忽然轟通一聲，車子望後一閃，站立不住，一交便跌得椅子上。抬頭一看窗外，那月台上的人，一個個直挺挺的望後移動，原來車子開了，說道：糟了，我怎麼沒有聽到搖鈴，也沒有聽到放汽笛。站起身來，正打主意，李冬青早一把扯住他的衣服說道：車子已開得很快了，怎樣下去呢？楊杏園笑道：也好，我多送你們一程，到長辛店，再下車回來罷。李冬青也笑道：不料我們還又多出一兩個鐘頭的盤桓，人生聚散，真是說不定呢。於是索性從從容容的談起話來。一會兒查票的來了，楊杏園搶先說明，補了票，一陣紛亂過去，又略談了幾句閑話，只聽

見嗚嗚地一聲汽笛，楊杏園一驚道：「怎麼樣？」就到了長辛店。說時，火車已經停住。一望這邊窗外，鐵軌交叉，密得像蛛絲網一般，正是像長辛店的情形，趕快低頭由這面一看，月台上立着的木牌，可不是寫明了長辛店？楊杏園生怕車開得快，便又向大家告辭了一番，立刻走下車去，自己站在月台上，李冬青和李老太太都從窗戶裏伸出臉來，和他說話。李冬青道：「這要累得大哥一個人回京了。」楊杏園道：「不要緊，到京只有幾十里路，一會就到了。」李老太太和楊杏園說了幾句話，自坐進去了，李冬青伏在窗戶上，和楊杏園對望着，彼此無言，相對了一會兒，李冬青在裏面倒了一杯熱茶，遞給楊杏園，楊杏園接過茶，眼睛一看他那一隻白手，心裏想道：「現在爲什麼兄妹名義所限，一握別之緣都沒有了。」他一面呷着茶，却不住對李冬青扶着窗格的那隻手出神。喝




完了茶，仍將茶杯遞回，又對李冬青看了一眼。李冬青忽然垂眸一想，便把手指上那個小金戒指取出來，交給楊杏園說道：這是一個女朋友送我的，我轉送大哥，作個紀念罷。楊杏園接了戒指，真是喜出望外，連忙走進前一步，說道：謝謝，我把什麼送你哩？李冬青還沒有答言，只聽那火車頭上的汽笛，嗚嗚的響起來了。楊杏園道：哎呀！怎樣就要開了？當時心裏卜通卜通，不由得亂跳起來。李冬青伏在窗戶上依然未動，半晌，說道：你早些回去罷。李老太太，也伸出頭來，和他告別了兩句，馬上汽笛二次響，車身慢慢的望前移，楊杏園在月台上跟着走，口裏雖和李冬青說話，可不知說些什麼。一轉眼，火車一快，李冬青已在四五丈以外，楊杏園跑着追了幾步，火車已去得遠了，便取下帽子來搖動。先還看見李冬青在窗戶上，後來只見一條手絹，在窗外招展。他呆

呆的站在月台上，直望着那火車越縮越小，小到沒有了，才回過臉來。這時，月台上已空蕩蕩的沒有人了，無精打彩，走出車站，在街上吃了一頓飲食，已是下午三點多鐘。順腳走去，只見空場邊，一羣趕腳的牽着許多的驢子在那裏。楊杏園想道：一個人在這裏等火車，實在無聊的很，不如騎驢子到西便門罷。自己一沉吟，幾個趕腳的便圍了上來。楊杏園也無心說價錢，揀了一匹健壯些的驢子，便一腳踏跨上，趕腳的只在驢子後腿一拍，四蹄掀開，便離了長辛店。這裏到京，正是一條寬闊的馬路，是將古來驛路加修的，兩面一望無際，只有些村莊上墳墓上的小樹林，點綴在莽莽平原裏。秋末冬初的天氣，日子很短，太陽已斜到驢子後邊去。兩邊道旁，有些樹木，大半都黃了。照着黃黃的日頭，在西北風裏面，瑟瑟篩着葉子響，一派蕭條景象。回頭一看，短叢楊柳



樹外，一條長堤似的鐵路，穿破了平原，正是剛才和那人同車經過之處。如今呢，只落得斜陽古道，蒼茫獨歸，怎不腸斷？心想你看這野曠天低，眼界空空，人生不是這樣無收拾嗎？我還回什麼北京，不如披髮佯狂，逃之大荒罷。想到這裏，不覺滾鞍下驢，路邊一堆青草，六尺黃土，便成了他暫時棲息之所，這也真可說是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







第五十四回 納禮典輕裘爲花請命 論交關盛饌按日傳餐

却說楊杏園在長辛店送客回來，騎着一匹驢子，不住的在驢背思前想後。一個不留心，由驢背上滾了下來，摔在草地上。那驢夫連忙跑上前，要來扶他。楊杏園只覺頭暈眼花，天旋地轉，便索興閉着眼睛，睡在地下。對驢夫搖搖手，叫他不要動。那驢夫也呆了，不知怎麼一回事，兩隻手不住的抓着大腿，睜開兩隻眼睛望着。楊杏園在地下休息了一會，神志已經定了，慢慢的站了起來，擰了一擰身上的塵土。又走了幾步，覺得並不怎樣。驢夫道：先生，你沒有摔着嗎？楊杏園道：沒有摔着。你看，天上的鳥，一陣一陣的，從頭上背太陽飛了過去，天不早了，我們快

點趕路罷。楊杏園重新騎上驢子加緊的向北跑。一路之上，大家都不說話，只有驢脖子上的銅鈴，和四蹄得得的聲音。驢子趕進城天還算沒有十分黑，楊杏園雇了一輛膠皮車，就回家去了。到了家裏，人也疲倦極了，只洗了一把臉，連茶也沒喝一杯，就脫衣睡了。這天晚上，半夜裏醒過來，身上竟有些發燒。次日清早，竟爬不起來。但是睡到十一點的時候，聽見窗外聽差啣啣私議，心裏想道：莫非他們是笑我的？無論如何，我今日必得掙扎起來，真是要病，也到明後日再病。這樣想着，自己又起了床，下午也沒有起床，只是捧了一本書，和衣躺在床上看。到了三點鐘的時候，人休息得久了，精神像好些，丟了書，正要到院子裏去走走。只聽得一陣脚步聲，有兩個人說話，走了進來。就有一個人道：楊先生出去了，沒有人。聽那聲音，正是富家駒的聲音。說話時，那兩個

人已經走進外面屋裏。楊杏園要出去，又怕人家是什麼秘密事，特意躲到後面來說話，若是出去撞破了，大家都不好意思。因此索興睡下去，扯着被服，將半截身子蓋了。那隔壁兩個說話的人，除了一個是富家駒而外，其餘一個人的聲音，也很熟悉，好像是會過幾面的人。只聽見富家駒說道：這是怎麼好？我這一個月，用得錢太多了，這時又要拿出四五百來，我那裏有？你能不能給我個法子？那一個人道：太多了，我那裏有法子。富家駒道：既然大家都沒有法子，就此散場罷，我不幹了。那個道：咦！你這是什麼話？人家爲你受了多大的犧牲。這時你說不幹，不但你心太忍，連我都無臉見人。富家駒道：他爲我有什麼犧牲？那人道：你想呀。設若他不是爲你捧他，他不掉戲園子，不掉戲園子，就不會和後台決裂，在家待這樣久。現在人家要上台了，只等你的形頭，你

倒說得好，不幹了，這個跟頭，還叫人家栽得小哇！說畢，外面靜悄悄的，並沒有聲音。停了一會兒，那人又道：你說呀，不作聲就解決了嗎？富家駒道：我並不是不理會。你替我想想，我那裏弄這一筆錢去？說到這裏，那聲音就小了。唧唧喳喳說了一陣子，富家駒笑道：主意倒是用得，若是家裏把這事發現出來，那我怎樣辦？那人道：你這樣顧前顧後，那就沒法子往下說了。只聽拍的一聲，好像是用手拍衣裳響。接上富家駒大聲說道：罷！我就照你這話做了去。說畢，兩個人都出去了。楊杏園本來心緒很惡，這事又聽得沒頭沒腦，那裏知道他們爲什麼事，因此也不去管他。慢慢的起來，依舊靠窗戶看書，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只聽見前面院子裏有人大聲唱道：恨楊廣斬忠良，讒臣當道呀哇。於是想起來了。富家駒有一個朋友叫錢作楫，他是最喜歡唱南陽關這一齣戲。

的。而且他每一句倒板，最後有呀哇兩個字的口音，那是別人學不會的。聽這唱聲就是錢作楫，剛才在這屋子裏說話，一定也是他了。他和富家駒兩個人最交好，富家駒所有的戲劇知識，也都是他傳授的。他兩人在一塊兒，自然是戲劇問題了。怪不得剛才所說有捧戲子，製形頭一派的話呢。這時錢作楫和富家駒又在對唱武家坡，大聲疾呼，唱得人一點心事沒有，只得丟了書靜坐。一直靜坐到開晚飯才到前面去吃飯，富氏兄弟和那個姓錢的，也都同棹子坐了。楊杏園雖然滿腹的心事，但是生怕他們弟兄知道，依舊談笑自若。吃完了飯，回房來洗臉，富家駒也跟了來。在袋裏掏出一張稿子，合手和楊杏園作了一個揖。笑道：楊先生就只這一次了，下不爲例。楊杏園笑道：你又要登戲頌，是不是富家駒道：什麼叫戲頌，不是不是！楊杏園道：你的戲評，是專門

恭維不加批評的，這不是戲頌嗎？富家駒笑道：只登這一次了，以後絕對不來麻煩。楊杏園道：我報上副張的戲評一欄，幾乎是你們香社裏的人包辦了。前幾天我們的經理，特爲這事和我提出抗議，認爲我也是香社的一份子，你說冤不冤。羊肉沒吃，惹了一身的羶，我這是西廂記裏的紅娘，圖着什麼來？富家駒笑道：我介紹楊先生和他見一見，好不好？若是能加入我們香社，我們是歡迎的，不過這裏面的人，學問都罷了，楊先生未必肯來。楊杏園笑道：他是誰？你也不要給我這些好處，我也不是翩翩濁世佳公子，不配做這些風月場中的事情。你既聲明只有這一次，我再和你登上就是了。富家駒聽說，連忙將稿子遞給楊杏園，一連和他作了幾個揖。又問道：明天能見報嗎？楊杏園道：明天是來不及，後天罷。富家駒連聲道謝，然後走出。錢作楫在外面探頭探腦，

已經是幾次。這時便問富家駒道：答應了登嗎？富家駒道：答是答應了，不過已經說明，下不爲例。錢作楫道：我這裏還有兩首詩，我抄出來，你索興送給他去登一登。富家駒道：算了罷，你那個詩，也是六月天學的，在肚子裏攔久了，再拿出來，未免有些氣味。錢作楫紅着臉道：你批評人家，總是極嚴酷的。其實無論如何，比你家二爺的新詩總好些。富家駒笑道：你也不要攻擊他了。頭次我曾把你作的詩，送給楊先生去登。他說寧可多登一回戲評，這詩是罷了。你想，這也是我老二說的嗎？錢作楫道：這是你捏造出來的話，我不信。他不登我的戲評和詩，那不算什麼，我一樣找得到一家大報去登。富家駒道：你送到那家去登。錢作楫道：我找大評劇家陳黃擘去。憑他一鼓吹，比別家報上，怕不要強十倍哩。富家駒道：你那裏認得他？錢作楫道：我原不認得他。我有一個朋

友，常在他那裏投稿，和他認識。我的朋友說了，只要我請他吃一餐飯，這事就好辦。富家駒笑道：那就很好，若是能運動的話，我情願出來請客。只是有一層，就怕他不到。錢作楫道：有我朋友在裏面運動，不至於不來。況且我聽見我的朋友說，這陳黃孽最愛佔人家一點小便宜。請他白吃，白喝，白聽戲，白瞧電影，總沒有不到的。不過你的戲評，楊先生礙着面子，沒有不登的，你又何必另找他方？富家駒道：不成不成！在他那裏投稿，稍微鼓吹一點子的話，他就要改去的，只當白做。而且送三篇登一篇，就是天大人情。這是其一。其二呢，他報上登戲評，總是罵的時候多，你恭維一頓，過兩天有罵的投稿，他一樣登出來，一來一去還不是扯直。現在我們若是能運動陳黃孽，就澈底運動一下。要和他約好，他的報上，只許捧，不許罵。錢作楫道：這個怕不容易。富家駒道：只要



有熟人介紹，總可以運動。除我請客而外，叫晚香玉直接送他一些禮就得了。錢作楫道：若是那樣辦，或者有些希望。要不然，就叫晚香玉拜他做乾老子，一定他會捧起來。富家駒道：這個我反對。錢作楫笑道：瞧你這份醋勁兒。富家駒道：並不是我吃醋，非親非故，叫人家做老子，這事誰肯做？我們將心比心，也不應該讓晚香玉做這種事。錢作楫見他如此，也不堅持他的主張。當時告別回去，約了明日去會那個朋友，晚上回信。錢作楫的朋友，是個旗人明秋谷，並沒有什麼職務，是吃瓦片兒的。這天錢作楫來找他，只見他站在大門口，靠着電燈桿，右手捉着一隻鴿子，左手伸開巴掌，舉平眉毛，擋着陽光，向半空裏，張望着。天上一羣帶響鈴的鴿子，啞啞的繞着圈子飛呢。錢作楫走上前，正要和他答話，只見他把右手望上一揚，拍拍拍一陣響，他手上那隻鴿子，

已經飛入半空裏也加入那個團體去了。猛然間一道影子在眼前直飛了過去，倒嚇了錢作楫一大跳。看那明秋谷時，籠着衫袖，昂頭望着天上，嘴裏不往的微笑。錢作楫道：秋谷兄，真有個樂兒呀。明秋谷回頭一看是錢作楫，連忙拱手作楫道：請家裏坐，請家裏坐。錢作楫道：我聽說你每月養鴿子，要花幾十塊錢，就爲的這一扔一瞧嗎？明秋谷笑道：我這算什麼，家裏養了四五十對，也值不了人家一對的錢。說時，把他讓進家裏客廳裏去坐。錢作楫先說了一些閒話，後就談到陳黃孽的戲評。明秋谷笑道：他的戲評，還不就是那們一回事。我們懂一點戲的人，那還值得一瞧？錢作楫是來運動人家的，當然不能加以攻擊。便笑道：他的戲評自成一家，意在雅俗共賞，那倒怪不得那樣做？我知道你和他很好，我也有戲評的稿子，請你介紹去登登，行不行？明秋谷道：可

以不成問題，你交來得了。錢作楫道：並不是說一回的事。希望以後，有稿子送去都登。明秋谷道：那可不成。你想，人家又不是傻子，他辦的報，爲什麼乾替你捧角。錢作楫道：我自然對他要表示一點好感，不能讓白登，我請他吃飯，也請你作陪。明秋谷道：我沒關係，介紹一下，不算什麼。可是你要希望他大捧一下，光是吃一餐飯，那是不成的。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我很知道他的脾氣。凡是請他吃一餐飯，照例他送登一篇戲評，一條菊訊。若是不登戲評，光登菊訊，就可以奉送登三回。過了這個定章而外，他就不管。錢作楫道：若是要他老捧，又要什麼條件哩？明秋谷笑了一笑說道：這個又何須於問？錢作楫道：若是要送點禮，那也辦得到，總要他合作才好。明秋谷道：送什麼禮，你乾脆送他的錢得了。錢作楫道：你看要送多少錢？明秋谷道：錢出在你身上，這個話我就

不便於說了。錢作楫道：我也是人家的事呢，怎好作主？我看這事索興公開的辦起來，請你去問一問他看，他要多少錢才願意辦？

明秋谷道：問倒是可以問。最好你先拿一點現款來，讓我帶去和他說話。

錢作楫道：我又不知道說人情要帶現錢的，身上那裏預備有款子呢？

明秋谷道：可惜你沒有現款。若有現款，我可少說許多話。

錢作楫道：那是什麼意思？

明秋谷道：你有所不知。陳黃孽的五官，沒有一處不害饞病的。只要把東西引出他的饞蟲來，然後要求他的條件，就很容易合拍。

錢作楫道：若是照你的法子，果然有效力時，你不妨明天去說，我今天弄些錢來，讓你帶去。

明秋谷道：那樣最好。錢作楫道：你看要帶多少錢？

明秋谷想了一想，說道：鈔票都不成，你拿個三十塊現洋來，我包和你辦成一個極圓滿的結果。

錢作楫道：一出手就拿三十，以後還要不要呢？

明秋谷道：既然現錢交易，當然是一回交代清楚，不能拖泥帶水。少了這個數目，也辦不動。錢作楫見明秋谷說得很有把握似的，也就一口答應了。當日晚上，找着了富家駒，一五一十說了。說是最好一把拿出五十塊現洋來，一下就把他砸倒。富家駒道：真是陳黃擊能和我們合作，這個數目，却也不算多。但是明天就要拿出來，我實辦不及。錢作楫道：難道你忘記了嗎？下個星期就是他們竹社葉社和金竹君秋葉香題贈封號的日子，我們香社不出風頭則已，要出風頭，應該於這個星期，大事鋪張一下。到了下個星期，我們也可以和晚香玉題贈封號，和他們比一比。那末，運動報館，豈非刻不容緩？富家駒道：你這話說得也是。不過我一時拿不出許多，怎樣辦？錢作楫道：昨天我看見你那件灰鼠皮袍子很好。現在灰鼠是最值錢，你何不拿去當一下。過個幾天，有

了錢把他再取來，也不妨事。富家駒道：「這個使不得，要我自己去當，是沒有進過當舖門，叫聽差去當，我又不好意思說。」錢作楫道：「這樣辦罷。你把皮袍子交給我，我去替你當。明天我交當票子給你，你自己去贖。你看如何？」富家駒道：「不能當，我又怎能贖？」錢作楫道：「那也好，只要你出錢，我替你包當包贖就是了。」富家駒一想，除此也沒有第二個法子，只得照辦。他馬上在箱子裏取出那件嶄新的灰鼠皮袍子來，交給錢作楫。錢作楫道：「我還沒有上過身呢，倒要先進當舖子了。」錢作楫道：「那要什麼緊，手頭不方便的時候，我就常常當。富家駒拿了幾張報紙，將皮袍子包了。又裁了一張紙條，寫了一行字，是請順交李梅軒兄，粘了漿糊，貼在報上。錢作楫道：「你交給我，去當，怎麼又叫我交給李梅軒？」富家駒道：「我那裏是要你交給他，我怕他們看見了要問，你就說李梅軒要借我。」



這件皮袍子去做樣。這上面貼有現存的字條，證據確鑿，人家就不疑心我是隨口撒謊了。錢作揖笑道：你真也想的週到，別瞧你老實，倒會辦事，說着，夾了那包袱出門去了。次日上午，就在當舖裏當了五十二塊錢。要了二十塊現洋，其餘的是鈔票，鈔票揣在裏衣口袋裏。現洋用一張紙包了，捏在手裏，然後來見明秋谷。他一見面就作了一個揖，說道：事情是辦得了。不湊巧，遇到一個朋友，拉去上小館子，我身上又沒帶錢，就把整款花去了兩塊。我真不是存心，要存心我就是個畜類。說時，把二十八塊錢，手裏托着問道：你瞧成不成？成就請你帶去。不成我好帶回去，補上再送來。明秋谷見他把錢已拿在手上，而且又說出這種話。那末，他用了兩塊錢，也許是真的。便道：既然如此，你且交給我，這三十塊錢，又不是定價，有什麼少不得。不過要一個整數給人家，才好



看些。到那時再說，果然要添我就給你添上罷。說着，便將錢接了過去。錢作楫道：我也就走了，明天聽你的回信。明秋谷道：這個時候，陳黃孽也還沒有上報館，我正好趕到他家裏去。我們一路出門罷。他也找了一件馬褂套上，和錢作楫一路走了出去。錢作楫自去聽戲，明秋谷却到陳黃孽家來。這陳黃孽雖然是一個平常的新聞記者，但是排場是有的。門口掛了一塊止陽日報記者住宅的牌子。接上門房門口，就掛了一塊傳達處的牌子。小小一個四合院子，也不過一丈多見方，可是東西南北房，他一律都用牌子標起來。什麼客廳，書室，內室，分別得很清楚。明秋谷一進門，正要望裏闖。門房裏跑出來一個小聽差，攔住。說道：明先生你給我一張名片，讓我先進去回一聲罷。明秋谷道：得了，這一趟我沒帶名片，不要過虛套了。小聽差道：沒帶名片也不要緊，



您先在此待一待。您不知道，我要不進去先說一聲，回頭老爺是要罵我的。明秋谷見他如此說，怕他真個挨罵，只得站在門洞子裏，讓他進去回稟。去了一會，他出來請明秋谷到小客廳去坐，然後陳黃孽才出來。他一見面，早是深深一點頭說道：請坐請坐。接上便操着他大八成的官話喊道：來呀，倒茶來呀。明秋谷和他多年的朋友了，知道他沾染官場的氣習很深，越客氣越禮節多。便道：我只能坐一會兒，我就要走。我現在有一樁事和你來商量。陳黃孽道：什麼事？總要我能辦得到罷。明秋谷道：那自然，辦不到的，我也不必來說。說着又笑了一笑。然後說道：現在有兩個朋友，要捧晚香玉，請你多幫一點忙。陳黃孽風車般的搖着頭，說道：不成不成！我一些朋友，無論是誰，也說他海派。虧你還玩過票的，怎樣來捧他。明秋谷道：也是沒奈人情何啦。我那朋友說，一兩

天之內，就要請你吃飯。陳黃孽道：那倒不必。明秋谷道：不但請你吃飯，還要送東西給你呢。陳黃孽笑道：那就不敢當了。怎麼着，他想登一張相片嗎？明秋谷道：他倒不在乎此。希望你常常幫他的忙，他送了稿子來，都給他原文登上。陳黃孽搖着頭道：這就難了。報館裏犯一個捧角的名義，那都不去管他，我和晚香玉什麼關係，那樣捧他，又不是發了瘋。況且他那種角色，剛剛是半紅半黑的時候，也受不起人家大捧特捧。我要捧他，人家真要罵我陳黃孽瞎了眼哩。明秋谷見他口風如此之緊，便在身上掏出二十塊現洋，疊起來作一注放在桌上。陳黃孽見他擺出一疊現洋，眼睛望着，便問道：這是做什麼？明秋谷道：我原來知道你是一個清高的人，不敢用這一點小款送你。可是我那個朋友，一定要我拿來，說是送給你買點茶葉喝。我受那方面重託，又沒有你

的話，所以不敢代爲拒絕。帶來了，聽憑你怎樣辦。陳黃孽穿的是短小的西裝，兩隻手全露在外面。於是兩隻巴掌，互相搓個不住，笑着對明秋谷道：你這朋友太……太什麼了。明秋谷道：他也知道直接送錢來，欠雅一點。可是他有自己的想頭，以爲送錢來，由你自買東西，可以挑合意的。陳黃孽道：那絕對沒有關係，送東西錢都是一樣。只是我……說着，把手又不住的互相搓着。明秋谷道：他既出於誠意，你落得收下。只當他請你吃飯，你就不去，他酒席錢，不也是花了嗎？陳黃孽道：我憑了你老哥的面子，還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嗎？只是他那條件也特苛些。你想來了，稿子就登，這不太沒有限制嗎？明秋谷道：那當然只以捧晚香玉爲限，除此以外，登不登仍在你。陳黃孽用手抓一抓頭，又笑道：真就這樣賤賣。明秋谷聽他那口音，已有九分願意了。自己是二十八塊包

辦下來的，多出一塊，就少賺一塊，萬萬鬆不得口。便將手扶着洋錢，捏着上面幾塊，只是轉動。口裏說道：這又不是我的款子，只要前途肯出，我還有什麼不答應的。說到這裏，明秋谷摸着那把錢，就要往身上揣，陳黃孽大吃一驚，連忙將他的手按住，很親熱的樣子說話。說道：你老哥這番盛意，我豈有不感激的。說時，握住明秋谷的手，搖了幾搖。說道：就是這樣辦罷。我還不知令友貴姓。明秋谷道：說起來，這人也應該知道。他是在各報常常投稿的富家駒先生。署名是醉玉少年。陳黃孽道：知道知道！他的文字做得很好，若是到我們這報上來發表，我們是極端的歡迎的。口裏說着，眼睛可不住的看那堆洋錢，心想如何才能到手？明秋谷的眼睛，比他的眼睛更厲害，却又不住的偷看他的眼神，恰好聽差端上茶來，陳黃孽將明秋谷面前的洋錢移了一移，然後

將茶杯放在一堆洋錢裏面。說道：你這錢收起來吧？我若先收了錢，彷彿對富先生不客氣一點。明秋谷道：那倒不要緊，這是他願意的。明秋谷說着，那錢依舊擺在桌上。陳黃孽便把錢又移了一移，笑着說道：既然如此，我只好收下了。便順手將洋錢又一移，移到自己這邊來。明秋谷道：錢先生說，日內他一定請你吃飯，請你聽戲。有時候他來篇把稿子，你也要幫忙才好。陳黃孽道：只要是熟人，那都不成問題，何必一定要請我吃飯。明秋谷道：這也無非是大家敘敘的意思。不能說是奉請。陳黃孽道：既然這樣說，我一定是到的。你一說起這個，我想起來了。和你打聽一件事，聽說他們竹社明日請客，運動選舉票，你知道不知道？明秋谷道：有這個話吧？我倒是沒有留心。陳黃孽道：可惡極了，他們沒有請你嗎？明秋谷道：他們的首領是袁友竹，和我們的意見不同，因為

我們是反對金竹君捧秋葉香的呢。陳黃孽拍一下桌子，一巴掌撲在洋錢上說道：好，我幫你的忙，捧秋葉香，反對金竹君。明秋谷笑道：那樣就好，明天請你坐包廂，陳黃孽手握著洋錢，望回一縮，順便望衣袋裏一揣，然後伸出手來，捏著拳頭，搥著棹子道：金竹君的戲，平常得很，他們捧他，太沒有道理，我必定要出來罵罵。二人正說得高興，聽差送上四五封信來，一把交給陳黃孽。他一看那信封，有兩個是西式的，都未曾封口，似乎是一封請柬。先抽出一封來看，果然是請柬，乃是竹社全體社員出的名字，日期就是明日。再打開那一封，更好了，是金竹君自己出名請的。請的是後日，而且還是西餐。陳黃孽看了這個，又看了信，都放在一邊。明秋谷仍繼續的反對竹社。說道：你要大罵，我可以供給你的材料。陳黃孽道：剛才我不過是一句笑話，你們一個捧竹，一個捧


葉，我們何必幫一個打一個。況且金竹君……明秋谷見陳黃孽立刻變了態度，也不知是何緣故。便道：葉社的人，我認得一大半。就在這兩三天之內，他們有一種聚餐，我介紹你去客串。陳黃孽道：我那裏登過台，你這不是和我開玩笑？明秋谷道：不是要你登台。他們聚餐，是專請捧秋葉香的黨人，不帶外客的。我叫他們下你一封帖子，請你去吃飯，豈不是客串？陳黃孽聽了，摸着鬍子笑道：我對秋葉香，向來很贊成的。他們就不請我，我也不會罵的。明秋谷聽他口風有些轉了，索性說明白，便道：日期就是後天，你務必到。回頭我打電話通知他們。陳黃孽想後天已經有一餐了，兩餐併在一天吃，很經濟。一個上午，一個下午，那還罷了。若又同是一個時候，只好算一飽，越發不是算盤了。便道：我有一個約會，你們遲一天，成不成？明秋谷道：他們原打算今天晚上決

定日子，這樣說時，就展期一天罷。陳黃擘收了二十塊錢，各方面又請他吃飯，很是歡喜。明秋谷起身要走，又留着他坐了十分鐘，然後才送出來。自次日起，他便接連大吃了三天。也是他的口福好，作到了第四天頭上，又是夕陽廬詩社雅叙的日子。陳黃擘原不是遺老名流，可是他作得來七絕五絕兩種詩，毛遂自薦也加入了這個詩社。他雖不出社費，好在社裏的人，都是名公巨卿，出得起錢的，讓他一人白來，也就沒有什麼影響。這社裏共有二三十位詩友，每會不見得盡來，也不至於不來，大概總到個上十位。這天是林雪樓太史作東，到的有趙春水，周秋舫，楊夏峯，葛冬雪，周西坡，孟嘯廬，梁蕉夢一十幾位。陳黃擘也在其中。大家先是把報上的新聞搜羅出來，談了一陣。後來慢慢的就談到聽戲，葛冬雪便笑着對林雪樓道：聽說你有好些時，沒上天橋落子



館了。自有人間金翠喜，不妨日日上天橋，風情大減了。林雪樓笑道：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那邊趙春水笑道：我得一聯詩鐘了，是蓮花落後金歸翠，秋葉香時客上樓。於是乎大家哈哈大笑。座中也有一二位不懂的，便道：上一聯卽景生情，那是知道的。下一聯是什麼意思？林雪樓笑道：這也是給我開玩笑呢。因爲這些時候，我總去看秋葉香的戲。當他要出台的時候，我就到樓上包廂裏去。這不是秋葉香時客上樓嗎？大家見他直認不諱，於是又第二次大笑起來。林雪樓一面笑着，一面用左手扯着右手的衫袖去擦眼淚。說道：這孩子的戲真不能說壞，在現時這些坤伶花衫裏面，沒有人蓋得過他的。周秋舫道：這話當真嗎？林雪樓道：你也看過他的戲，你平心說，誰還能比他好？周秋舫道：我以爲金竹君比他好。林雪樓道：空說比他好不行，你得從色藝上仔細

評判出來，那才能算數。周秋舫道：你不要性急，我慢慢兒的說給你聽。林雪樓閉着眼睛，搖着頭道：吾斯之未能信，姑妄言之。周秋舫道：論作工金葉香跌宕有餘，而端莊不足。論唱工用力過剛，而圓轉欠周。金竹君就不然了。演青衣是青衣，演花衫是花衫。林雪樓不等他再望下說，已經是撇着鬍子，搖頭不已。正好陳黃擘在下手，回過頭便問陳黃擘道：你是一個評劇大家，你說說看，秋葉香和金竹君的戲，是那個的好？陳黃擘一想，秋葉香金竹君都講我吃過飯，總算熟人。這裏林雪樓幫着秋葉香，他是一個太史。那邊周秋舫幫着金竹君，又是一個總裁，也都不能不幫忙。便笑道：各有各的好處。趙春水道：雖然各有各的好處，不能兩個人的色藝，就一五一十，分得那樣平準，總有一個好些，一個差些。陳黃擘吃了金竹君兩餐飯，比較是要袒竹的。可是他明知道，今




日的東道主林太史，乃是一個捧葉最熱心的，要說秋葉香不如金竹君，又怕東家不快活。便笑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是無法下定評的。趙春水道：怪不得你們評劇家，有許多白戲看。原來你連一個也不肯得罪他。林雪樓道：你們不要吵，我有一個最公正辦法，來評判甲乙了。大家聽了這話，就中止爭論，來聽他的辦法。要知他說出什麼辦法，下回交代。



第五十五回 限刻奪詩魁風流前輩 連宵製菊選筆墨閑人

却說林雪樓因大家對於秋葉香金竹君的藝術，爭論不一，他就用一個辦法，訂出甲乙來。他說：現在我們在座，共有十六個人。我現在要請在座的人，用投票辦法來表決，大家以為如何？陳黃孽聽說，早就笑着鼓起掌來。說道：妙極，妙極。我們這一舉，鼓吹風雅，很可以引起許多人注意的。我就來做票。說時，他把桌上放着現成的紙，拿了兩張，裁成幾十小片，便將在座的人，一個散了一張。周秋舫心裏一想，在座的人，恐怕是秋葉香一方面的人多，投起票來，我有九成失敗。這種形勢，還是不投票的好。便說道：投票固然是很公平的法子。但是我們在座的人，

又不是看戲的人選舉出來的，我們怎能代表社會上一般人的公論？我們既不能代表社會上一般人的公論，我們私下定的高下，那不足爲定論。在座的人聽他這話，很是有理。便問道：依你的意見，要怎樣辦才行呢？周秋舫道：依我的辦法，我們要把這事登在報上，請看報的人自由投票。到了最後一天，誰得的票多，誰就是第一。趙春水道：這是舉行菊選啦。但是辦菊選，只有指定一些人當候選人的。沒有專指定兩個人叫人家投票的。周西坡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就辦起來？陳黃孽頭一縮，手一指，笑道：周先生，也要借這個機會，替你乾姑娘運動嗎？周秋舫道：既然要公開的幹，決不能就一兩個人說話。再說這事要辦，自然借重你的報。誰要運動還瞞的了你嗎？只要你不受運動就得了。陳黃孽就怕攬不到這種生意，周秋舫一說，連忙說道：受運動是這個東



西說時把五個手指頭，罩在桌上，亂爬起來。大家一見陳黃孽這種樣子，不由都笑起來，都說陳君既然起了這樣的誓，這菊選在他手上辦，一定是很公正的，我們何不就辦起來。林雪樓今日正得了一個月的  
高等顧問薪水，也在興頭上。他左腿架在右腿上的坐着，左手捧着一  
管水烟袋，烟袋下壓着一根紙煤，右手却伸出拇指食指兩個指頭，將  
紙煤從根上捻起，捻到紙煤梢上去。眼睛却望着空間，出了一會神。停  
了一會，他笑起來道：這事我也贊成。不過若叫人漫無限制的投票，那  
就什麼竹頭木屑一流的東西，都要發現出來。到了那個時候，若是居  
然有一兩個不成樣子的中了選，我們要不要一律發表出來？發表出  
來吧？魚龍混雜，有失菊選的價值。而且自己愛惜羽毛的，一定也羞與  
爲伍。不發表出來吧？這菊選又不公正，也是要受人攻擊的。最好我們

現在指定一些人出來做候選人，票上寫的，要以我們指定的人爲限。那末就不會發生那些毛病了。周西坡聽說，首先伸出右手三個指頭，拍着左手的掌心，搖着頭笑道：誠然誠然！我介紹一個罷。周秋舫道：不是吳芝芬。周西坡笑道：我是內舉不避親啦。林雪樓放下水煙袋，早挨着棹子坐下，鋪好了紙，提起筆來就寫了秋葉香三個字。然後手裏捏着筆，臉望着大家道：不要懷寶迷邦呀。有薦賢的就快說。林雪樓說完這句話之後，在座的人，你薦一個，我薦一個，立刻就薦出十幾位。那名字是秋葉香，金竹君，吳芝芬，晚香玉，小珊瑚，綠無痕，玉琴香，琴碧艷，趙吟鸞，何素芬，月中桂，梅又芳。林雪樓把筆一放，笑道：夠了夠了，共是十二金釵之數，這是大觀園正冊。再要選出，就要打入副冊了。趙春水道：那末，誰是林黛玉？林雪樓笑道：葉香還不夠資格嗎？那個梁蕉夢是



個白髮皤皤的老頭子，大家鬧時，他只睡在一張軟椅上，笑而不言。這時一翻身坐了起來，問林雪樓道：那裏找怡紅公子去？林雪樓把一隻手摸着鬍子，一面點頭，一面微笑。梁蕉夢笑道：那句話我替你說罷。舍我其誰？林雪樓呵呵大笑。梁蕉夢也是很得意，頭望反一仰，碰着壁子，把頭上那頂瓜皮小帽吊了下來，露出一根筆管兒粗的辮子，用紅絲繩綁着，也從頭上垂了下來。大家看見，又笑起來，說道：這才是冠纓索絕哩。梁蕉夢從從容容一隻手把小白辮子按在頭頂心上，一隻手將瓜皮帽戴起。那白小辮子，便藏在小帽裏頭了。陳黃孽向來和遺老們往來，他有一樁事很奇怪，爲什麼他們一年到頭離不開一頂小帽。今天，在座只有幾個人不夠遺老資格，仔細數一數，又是在遺老之數的，都戴了小帽。這時梁蕉夢做了落帽的孟嘉，這才知道他們戴小帽，原


來是爲藏小辮子而設的。大家哈哈大笑之時，周秋舫一手將那名單接過去一看，馬上就放到棹上，說道：這菊選不用辦了。選還未曾選，已經有弊了。大家都說，這有什麼弊？周秋舫道：這名單是林雪翁開的。單上的第一名，偏偏就是林雪翁的乾姑娘，能說不是弊嗎？林雪樓道：這是我薦這個人，提筆一開單子，不覺得就先寫了，並沒有別的緣故。周秋舫道：林雪翁要保薦的當然不止一個，何以單把秋葉香寫在第一名呢？林雪樓道：總有個名字在先呀。我寫秋葉香的名字在第一名，你就說我袒護秋葉香。我若是寫金竹君的名字在第一名，你又不要疑我袒護金竹君嗎？周秋舫笑道：你那能夠那樣寫？要是能那樣寫，我也無話可說了。林雪樓把臉週圍一望，說道：大家聽聽這話多們有趣。把我的乾姑娘寫在第一名，他就說有弊。把他的乾姑娘寫在第一名，就公正

無私說着，伸出右手食指，對周秋舫點了幾點。周西坡用手將八字鬚子，兩邊一抹，然後說道：二位既然爭執不下，我來擬個折衷辦法罷。林雪樓道：願聞其詳。周西坡道：秋葉香、金竹君二位，都不佔第一，這第一給別人得了。大家說：也只有如此，可以息爭。可是把那個當第一呢。周西坡道：不必另擬，只照現在的名單，依次提起來就得了。金葉香現在寫爲第一，好譬是總長，金竹君寫在第二，好譬是次長。總次長，既不能任事，就要以第三位的首席參事遞補了。周秋舫聽到周西坡說金竹君是次長，說道：你這話也不公平，何以秋葉香就是總長，金竹君就是次長？周西坡道：我是照着單子上次序，這樣譬方說呀，我那裏會幫一個打一個呢？趙春水道：你說要以名單上的第三個人遞補，這人不太佔便宜嗎？周西坡道：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天下事就是這樣，我們要不

以第三名來補上，還把第四第五名來補上嗎？大家對於周西坡這話，倒也相當贊成。林雪樓笑道：「這個騷老頭子，最是滑稽。你們且慢贊同，先看一看那第三名是誰？」大家聽這話，將名單拿起來一看時，却是吳芝芬。大譁起來。都說道：「我們都把他的話，當作正經公道之論，原來他是和他的乾姑娘打算盤呢。」周西坡笑道：「不怕你們鬼，喝了你老娘的洗腳水。說畢，哈哈大笑，張開一張扁嘴，又沒有上下門牙，兩排紅牙肉中間，露出一個窟窿，越發的有趣。」大家猛笑了一陣，梁蕉、夢林、雪樓、周西坡三人，又接上一陣大咳嗽。周西坡在衫袖裏抽出捲着一團的一條毛絨手巾，只擦眼淚。停了一會，隨着胸笑道：「林周二位，你看以為如何，就用我的法子解圍罷。」周秋舫明知爭林雪樓不贏，自己不過是輸這一口氣，果然用第三名來做第一，大家不想，又未嘗不可。誰知林

雪樓絕對不肯，說道：我本是無心的，現在你們說我是袒護秋葉香，我若讓步，倒弄假成真了。梁蕉夢笑道：我倒有個法子。我現在出個詩鐘題目，那個奪了元，這名單上的名字，就由那個分配。你二位以爲如何？大家聽了，都贊成起來，說這個獎品有趣啦，便爭問什麼題目。梁蕉夢道：題目也不用我擬。我又想了一個法子，在座的人，每人用紙塊寫一個字，捻成紙團，都放在筆筒裏。回頭用抽彩的法子，抽出兩個什麼字，就是什麼字，覺得格外別致些。大家又道一聲好。林雪樓笑道：此老興復不淺，但是這個法子，倒是能用。於是在座的人，各用紙寫了一個字，把桌上的筆筒倒空，將紙團全放在裏面。梁蕉夢自己也寫了一個扔在一處，然後將兩枝筆在裏面攪了一陣，夾出兩個紙團來。梁蕉夢打開來看時，一個是香字，一個是流字。他將兩紙塊展開，放在桌上，說道：


這兩個都是平聲，只能用一唱和三唱。一唱未免太容易一點，就是三唱罷說時，望着壁上掛鐘道：現在是兩點五十五分，聽到鐘響三下交卷，鐘響以後不算。等到他說完了這句，便都思索起來。座中十有八九，都是此中能手。但是他們都要看林周二人誰奪元，都隨便胡謔上兩句。有的說山頭香雪翻成海，渡口流霞幻作花。有的說十家香譜洪芻記，一幅流民鄭俠圖。梁蕉夢聽了，只是搖着一顆白頭。周秋舫一看那鐘，已過了五十八分。一說話間，時刻就快要完了。他便對梁蕉夢道：我的得了，是口脂香氣吹寒竹，眉史流風問細君。林雪樓道：我的也有了，是集句呢。便高聲朗誦道：柴門流水依然在，油壁香車不再逢。他一念完，大家齊齊的叫了一聲好。說道：流香二字都在第三唱，這還不難，難得一起一結，天造地設，沒有集句的痕跡。周秋舫雖然和林雪樓是敵



人也點頭道：確是好，算我輸了。梁蕉夢道：元算是雪樓奪了。可是秋舫這兩句也不錯，他還把竹君兩個字，嵌做了七唱呢。說到那裏，鐘已噹噹敲下三下。大家先是沒留意，再一念口脂香氣吹寒竹，眉史流風問細君。可不是把竹君二字嵌在內嗎？總只有三分多鐘，一聯詩鐘，已嵌流香竹君四字在內，不能算不敏捷。因之大家對於周秋舫的詩鐘，也相當的贊許，舉他第二。周秋舫道：不必推了，本來金竹君的名字，就在第二。不是我這一考，還可以替他打抱不平。這一考起來，把事反指實了。大家聽他說，都笑起來。林雪樓既然爭得最後勝利，也不說什麼，只是傻笑。原來開的那張名單，也不修改了，在衆人當面，就遞給陳黃擘。說道：請你明日起，就在報上登出來。陳黃擘道：好好，我辦過多回了，手續是很清楚的。給我包辦，準沒有錯的。林雪樓笑道：你不受賄賂嗎？陳

黃孽把他的右手的五指，又在棹上爬起來。說道：我不是起了誓嗎？受賄就是這個東西呢。大家見他又把做烏龜來發誓，都忍不住發笑。周秋舫便笑着對他道：黃孽兄，你是最恨這個東西吧？怎麼老是把起誓呢。陳黃孽道：還有不恨這東西的嗎？大家聽說，又都笑起來。但是都想着陳黃孽一定把菊選辦得乾乾淨淨，不肯含糊一點兒的。這天的詩會，到下午七點鐘才散，陳黃孽吃了一飽，自上他的報館來編稿子。到了編輯室裏，陳黃孽揀了一封厚厚的信先把他剪開。抽出裏面的稿子，共有三篇，全是捧晚香玉之作，正是富家駒的。其中有一篇是詩，題目是贈晚香玉。陳黃孽一想，直呼其名，未免太不客氣。按着張先生李先生的辦法，就在晚字下面，添了女士兩個字。其餘兩篇，一是戲評，題目是晚香玉昨演新排名劇恨海鴛鴦誌盛。一篇是晚香玉不愧爲






坤伶之王的題目，似乎是傳記，又似乎是戲評。陳黃擘忽忽看了一遍，裏面除了有兩三個典不懂而外，只有兩個字不認得。至於文字的措詞，無非是恭維的話，倒沒有什麼可改的。於是並不加以考慮，就發交了排字房。把稿子發完之後，陳黃擘照例也要做一篇小評的。今天他却沒有做短評，就把舉辦菊選的啓事，登在小評的地方，替代一天。他那啓事是：

日昨爲夕陽廬詩社，十七次詩會之期，由林太史作東。是日，天氣晴和，青年白髮，老少咸集。濟濟一堂，可喜可賀。一時許，予忽忽到社，當與在社諸名流，一一拱手。且談且笑，種種高論，頗不悶人。旋周秋舫總裁，發起菊選，與林雪樓太史，各有意見發表，飛短流長，趣話蓬興，在坐諸公，無不鼓掌。就中梁蕉夢中丞，鬚眉皆白，其樂

陶陶語無倫次，破笑爲涕。予之詩學，頗爲平庸。亦加入笑謔，賓主盡歡而聚。當由林太史擬定北京坤伶名單一紙，作爲菊選候選人，徵求社會上對此之公論。對此十二人自由投票，選舉坤伶之王。予以此事鼓吹風雅，提倡劇學，且贊且同。指天誓日，殊願公正。下午七時散會，予遂將名單蒼遑攜回。現特擬定菊選規則五條，徵求投票。予敬告讀者，此事獎掖坤伶，促進歌舞，關係梨園，殊非淺鮮。一同努力，予有厚望焉。

自己將這啓事看了一遍，覺得做的有頭有尾，清清楚楚，是一篇好文字。於是提起紅水筆一頓大圈，也發交排字房去了。在袋裏摸索了半天，摸出一盒烟捲來。這烟匣子雖是次等貨，哈德門。但是這裏面的烟，可不是哈德門牌子。是剛才在夕陽廬詩社裏，將那筒子裏的三砲台，



實實在在的裝了一匣子。這時抽出一根來放在嘴裏，擦着火柴，慢慢的吸將起來。吸煙的時候，皺着眉毛，抿着嘴，去研究那股好煙味。陳黃孽一面抽煙，一面訂菊選章程的腹稿。那一根三砲台，幫他的忙不少，不多一會，他已將章程擬好，便展開紙來，一一寫出。

(一) 本屆菊選，選坤伶皇后一人，公侯伯子男爵各一人。

(二) 本欄下方，印有列號菊選票。投票者須將此票剪下，如格填寫，寄交本社菊選處。隨便以稿紙書寫者，無效。

(三) 此項菊選，以獲票最多數者爲皇后，次多數者爲公爵，以下類推。

(四) 自本報宣布之日起，至十日後爲止，接收菊選票，逾期無效。

(五) 截止投票五日後，在本報宣布結果。票存本社，投票人可於

五日內，同時來本社查驗，以昭大公。

這五條規則以後，便附着那個候選人名單。自己將稿子字句校對一遍，便發交排字房。看一看手表，還只有十點多鐘，心想趕出城，還可以趕上潤音樓的壓軸大軸兩齣戲。馬上坐了車子，便到潤音樓來。一進戲場，兩廊過來，那聽踏戲的，烏壓壓的擠了一堆。看坐兒的，直嚷：「道口上，站不住，諸位退後一點罷。」又有人說：「真是不顧面子，聽踏戲就別再望前擠了。」陳黃擘在這吆喝聲中，已經擠了進去，和看坐的笑着點了一個頭。看坐兒知道他是個專看白戲的人，是沒有好處的。但是他與這些唱戲的名角兒都是朋友，也不能得罪他。便道：「陳先生您來第二排坐吧？」陳黃擘連點頭道：「成！成！」那看坐的將他一引到上場門一邊，第二排椅子上坐下。和他共坐一凳的，有兩個青年，另外一個是三十多

歲的人，嘴上養了一小撮短短的小鬍子，都昂着頭望着台上，沒有一句的叫好。陳黃孽一看，花旦梅又芳正在演胭脂虎，這幾個人正在對着他叫好。有時叫好之外，夾着四五下很單調的巴掌，十分刺耳。陳黃孽是個老走戲園的人，他一望就知道這幾個人是捧梅又芳的。這梅又芳原是天橋舞台上的一個小坤角，名叫小菱花的，因為有一個捧角家和他認識了，和他製了幾件形頭，改了個名字，便調到這潤和園來。陳黃孽只是在他登台的第一日，看了一次，並沒有注意。後來常常接到恭維梅又芳的戲評稿子，別家報上也登得有。就是這一樣，他已成爲名角了。陳黃孽雖不懂得戲，但是白戲看得太多了。每齣戲的戲詞上下場，都記得爛熟。看過好的，再看不好的，自然也有一個比較。當時他覺梅又芳的本領，也不過爾爾，何以有許多人捧。自己賂

膊捧着胳膊，仰在椅子上，懶洋洋的看。他這個樣子，偏是有人注意。那兩個青年，不住的用眼睛向這邊打量，對陳黃擘那一把毛刷鬚子，尤其是再三注意。看了一會，兩人交頭接耳，又說一會。說了一會，又望望這邊。好像想打招呼，苦於沒有機會似的。陳黃擘原沒有留心旁人，所以人家看他，他也不知道。這時他手上拿着半截沒燃着的烟捲，正昂著頭找看坐的，要根取燈兒使使。有一個青年看見，便將他手胳膊一碰。陳黃擘回頭看時，那青年早笑臉相迎，問道：你先生是要取燈兒嗎？我這裏有。說着便將面前一盒火柴，送了過來。陳黃擘欠了一欠身子，將火柴接到手裏。那青年看他手上的烟捲，只有小半截，還沒扔吊，一定是烟已抽盡了。連忙在身上抽出一個皮頁，在裏面取了一根呂宋烟，送到陳黃擘面前，說道：這裏有烟。陳黃擘一看那煙上，圍着一道小

金箍，正是上等的雪茄，便將煙一推道：我有煙，不客氣。那青年道：不要緊的，茶煙不分家呀。說着又把煙送了過來。陳黃擘覺得盛意難却，只好微微點了一個頭，將烟接過。一面抽，一面便問人家貴姓。那少年聽說，早遞過一張名片。陳黃擘接過來一看，這人的名字叫任黃華。左面署着錢塘蘇小是同鄉，字傲霜，一字菊仙，外號西湖釣客。名字右面也有上銜，乃是梅玉聯吟社幹事，藤花雜誌總編輯。陳黃擘見人家也是文藝界中的人，不敢怠慢，也在衣服袋裏掏一張名片還人家。那青年還沒有接名片，先就笑着問道：閣下是黃擘先生吧？陳黃擘答道：是的。任黃華道：久仰得很！在報上天天讀閣下的大作。陳黃擘道：見笑見笑。任黃華同坐的兩個人，看見他們已經攀談起來，也就和陳黃擘點頭，彼此交換名片。陳黃擘接了名片一看，有鬍子的是李星槎，沒鬍子的

是孟北海，頭銜和任黃華相同，不過編輯上面少了一個總字。李星槎面前，正擺着一碟瓜子，一碟花生仁，便整把的抓起，放到陳黃擘面前來。大家一面看戲，一面談話，就像很熟似的。任黃華問陳黃擘，梅又芳的戲怎麼樣？陳黃擘受了人家的招待，自然不便說不好，也就隨聲附和了幾句。這時梅又芳戲已完了，台上在換桌圍椅墊，任黃華三個人一見這桌圍椅墊，好像他是下逐客令的李斯一般，馬上站了起來，就對陳黃擘道：「明天到府上去奉看。」陳黃擘知道這是捧梅又芳的嫡派。捧角家有規矩的，成心要捧那一個，等那個人下了場，馬上就要走。若是不走，那就是不專一的捧，受捧的人，是不領情的。所以任黃華看見換下一齣戲主角的桌墊，他們趕快就走，到了戲院子門口，三個人便一排的站着，不到五分鐘的工夫，梅又芳出來了，頭上戴一塊瓦黑




的呢帽，身上披着黑呢的斗篷，正是漆黑一團。但是這樣一來，他那一張粉臉，格外就白了。腦後辮髮，蓬鬆一大把，在斗篷上露着，可見他卸裝得匆忙。任黃華早笑着迎上前，說道：你餓了嗎？請你吃點心去。梅又芳道：這個時候，那裏有地方去吃點心？任黃華道：有的是。石頭胡同韓家潭裏面，江蘇館子也有，廣東銷夜館子也有，你要上那家？梅又芳把臉一揚，說道：誰到那種地方去？任黃華道：那要什麼緊，多少朋友，還帶了家眷去吃呢。你還怕什麼嗎？梅又芳道：我怕誰？去就去。他和任黃華一行三人，便到石頭胡同廣東館子來吃銷夜。他們四個人，到了一個小小房間裏，夥計順手就放下簾子來。任黃華帽子還未摘下，看見梅又芳解胸前斗篷的紐扣，連忙搶上前，提着斗篷的披肩，慢慢提起，給他掛在壁間衣鈎上。梅又芳自己，也除下帽子。現出身上鵝黃色花緞

駝絨袍子，外罩青素緞，週身滾白牙條的緊身小嵌肩。燈光下映着，真是鮮艷奪目。李星槎正在對面坐着，不由得笑着喝了一聲彩。說道：「喂！好漂亮。」梅又芳對李星槎一望道：「你在台下還沒有看足嗎？」李星槎笑道：「那有看得足的道理？再說，我們也只有看的福氣，怎不要多看？」梅又芳問道：「除了看，你還打算怎麼着？你說！」李星槎吐了一吐舌頭，笑道：「梅老板好厲害。這句話真要逼出我的命來。我敢怎麼着呢？像黃華給你提斗篷那種差事，都不敢呢。」梅又芳笑道：「怎麼着？你要和我親熱親熱嗎？」成說着，便拖了坐着的椅子，坐到李星槎身邊來。他這樣一來，李星槎倒有些不好意思。避開不好，不避開也不好。說道：「我們這是唱烏龍院吧？」這樣擠着坐。梅又芳道：「你不要佔那個便宜，你再說，可別怪我罵你啊。」李星槎道：「這話真難說。要和我親熱親熱是你，不許佔便宜，也是


你，這不爲難死人嗎？梅又芳聽了只是一笑。大大方方的，依舊坐着不動。李星槎究竟沒有那樣爽直，却慢慢移開了。他們一面吃東西，一面說笑，隔壁屋子裏一陣喧嘩，也有好幾個人的聲音。有一個人說道：你看今天晚上的戲怎樣？一個人答道：看坤伶的戲，只當打茶圍，談不到好不好！孟北海聽見這話，對李星槎望一望。李星槎連忙回過臉去，望着任黃華。任黃華也覺得臉上下不下去，只是低頭吃麵。梅又芳却絲毫不在乎，還帶着笑容，靜靜的望下聽。那邊又一個人道：那個花旦梅又芳的戲，還不錯。梅又芳聽了這話，眉毛一揚，眼珠對任黃華三人一轉，滿臉都是得意之色。任黃華三人，都不言語，也就報之以笑。但是這一個當兒，那邊又有人說道：你不會聽戲。那種無名小卒，談得到什麼好？不好？那個人道：你不要說他是無名小卒。你不看看報上薦選候補人，

他也在內嗎？這個人道：他的名字是湊數的，算什麼，你沒見是倒數第一嗎？要是我，情願不做候補人，免得背榜。你想有幾個背榜的，能轉過來攷第一呢？梅又芳聽到這裏，臉上勃然變色。隨口就罵了一句，他媽的。任黃華二人，見人家這樣挖苦梅又芳，也是忿形於色。梅又芳便對任黃華道：上午聽見你道什麼菊選，我倒沒有留意。現在人家料定我不能考上第一，我倒要爭口硬氣，一定要辦到。上一次，聽說有人花了二百多塊錢，就弄了一個什麼香艷親王。現在我也拿出那些錢來，你和我去辦。任黃華道：這菊選和人家送香艷親王的匾額不同。那種匾額，只有一班人送來就行。報上呢，不過託人鼓吹罷了。菊選却不是這樣，是要投票的。這票印在正陽報上，由我們剪下來，填上名字。每份報，只有一張票。這要多多投票，就要多多買報。梅又芳道：那更好辦了，我

們就買幾百份正陽報得了。任黃華道：你好呆，你知道這個法子，別人就不知道這個法子嗎？所以這樣投票，不是靠各人的本事，也不是靠各人的人緣，就是靠各人去買報。誰的報買得多，誰的票就多了。梅又芳道：反正一分報多也不過十個銅子，我豁出去了，買一萬份報罷。孟北海是在不相干的報館裏當過小編輯的，笑道：這又是容易辦的。他這個票，在報上只印七天。頭一天是過去了，第二天是明日，就要辦也來不及了。一共還有五天，每天我們就要買他二千份報，才夠一萬之數。設若旁人也像我們這一樣辦，他報館裏，恐怕每天要多印兩三萬報呢，來得及嗎？梅又芳道：除了這個，還有別的法子沒有？任黃華道：有是有個法子，只要運動運動正陽報的陳黃孽，這事就成了。梅又芳道：好，你替我去辦。辦妥了的話，我重重謝你。任黃華斜着眼睛問梅又



芳道：怎樣謝呢？梅又芳拿着筷子，樹了起來，遙遙的要作打他的樣子，眉毛一揚，笑着罵道：瞧你這塊骨頭，好好的說話，又要找罵挨了。於是任李孟三個人一陣大笑。大家吃完了點心，李孟二人自定，任黃華一直送到梅又芳大門口，然後才回家。



第五十六回 大典繁陳攪金勝竹葉 新章急就揮汗頌梅花

次日上午，任黃華便特地找到陳黃孽家裏來，和他商量這一件事。剛到大門口，只見有兩個二十上下的少年，站在一棵洋槐樹下背靠着樹幹，眼睛不住的對陳黃孽大門裏張望，好像等什麼人出來似的。那兩個少年，一個穿着一件寶藍色華絲葛棉袍，脖子上圍了一條縐紗圍巾。戴着一頂旗子布，一塊瓦的帽子，架着克羅克斯眼鏡。一個穿着一件藍布長衫。戴着黑呢，一塊瓦帽，手扶樹，却現出手指上一枚金戒指。此外足上都穿着是皮鞋，大襟上一般的插一管自來水筆。這不用猜，一定是兩個學生了。正在這時，他兩人臉上，忽然都現出笑容，搶上前

一步。任黃華看時，裏面出來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一樣的藍布長衫，黑布馬褂，戴一頂小瓜皮帽。帽子後面，鴨屁股似的，露出半截黑髮。任黃華認得，這是科班裏兩個小花旦。一個是鄭蓉卿，一個是汪蓮卿。鄭蓉卿在前，汪蓮卿在後，一路走出大門來。那個穿藍袍子的，早跑了上前，擋着鄭蓉卿的手。說道：怎樣進去這半天，我真等急了。走，我們上那個飯館子？你願意吃羊肉刷鍋子嗎？鄭蓉卿道：就在城裏罷，別上前門了，碰着了熟人，回去我又要挨打。汪蓮卿也走了上來，扯着那個穿藍布長衫的學生道：賣糖葫蘆的來了，給我買兩串罷。那學生連忙對着胡同口上招手，叫賣糖葫蘆的。任黃華站在那裏呆看，不覺和他打了一個照面。自己覺得釘住人家看，有些不好意思，便轉身，走進陳黃孽家去。他是初來，自然照着拜訪的規矩，將名片先交給門房，叫他進



去通報。那陳黃孽對戲子，票友，捧角家，評劇家，向來是一律歡迎的。對於捧角家，尤其願意接近。因為這種人，和戲子一樣，來了多少有些好處的。他見名片是任黃華，連忙請在客廳裏坐。任黃華先是談了一些不相干的話，後來談到菊選的事，便探着他的口風道：據陳先生看，這皇后是誰的呢？陳黃孽道：這很難說。因為選舉這樁事，無論大小，雖看各人的聲望，但是也看各人能不能努力競爭。專靠自然投票，那是不能行的。任黃華道：但不知怎樣競爭？陳黃孽道：那有什麼不明白，還不是多多的弄些票。任黃華道：這個我自然知道。票是怎樣去運動呢？任黃華這一問，正問到陳黃孽心窩裏來了。但是他要告訴任黃華，票要怎樣運動，那就不啻自畫口供，他怎能做這樣的馱事？於是用手指畫着桌子，發出微笑，有五六分鐘，沒有作聲。任黃華知道這話說出來，與他

有些關係，也不便逼着問。兩個人都不好作聲，反而沉寂起來。陳黃孽想了一想，笑道：我告訴你一個主意，多多的買些正陽報。任黃華道：這一層，我早知道。但是只怕這事已有人行之在先了。陳黃孽道：任先生打聽這事做什麼，有意和梅又芳辦菊選嗎？任黃華笑道：受人之託，不得不忙。但是據我想，競爭的人很多，要辦也不容易。這事非陳先生幫忙，那是沒有希望的。陳黃孽笑道：我也不過是照票宣佈，能幫什麼忙？任黃華笑道：總不能想一點法子嗎？陳黃孽道：有法子，我已告訴你了。任黃華道：買票的法子，秋葉香金竹君當然行之在先，我們來辦，已經遲了。陳黃孽道：那倒是真話，他們兩方，每天在報館裏坐買有好幾千份報。報館裏爲他們這樣亂七八糟競爭，每天要添上一萬多份報。再多印不出來，因爲再要多印，就趕不上發行時間了。任黃華道：我說

不是？法子已經被人家搶着用去了。真要競爭，非別開生面的幹不可。說時，臉望着陳黃孽笑了一笑，說道：有沒有別開生面的法子？陳黃孽道：有是有，我是不能辦的。任黃華見陳黃孽說話，已經有些鬆動，便道：不能辦，那也不要緊。你且說出來，我們大家商量商量。陳黃孽笑道：我是一句玩話，當真有什麼法子呢。任黃華伸頭望了一望窗子外面，然後坐到陳黃孽並排的一張椅子上來。一隻手執着陳黃孽的胳膊，低低的說道：當然不能讓陳先生白幫忙。陳黃孽笑道：你錯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並不爲此。任黃華道：陳先生當然不爲此。但是在當選的一方，他怎樣能夠不酬謝酬謝？多呢，我不敢承擔。一百之數，包在我處。陳黃孽將身向任黃華這邊就了一就，也低着聲音說道：他們憑着買報競爭，誰也要買幾千份報。一千份報，就是三十多塊錢。你若是這樣辦，

豈不太便宜了？說着合着眼睛縫笑道：老哥也是慷他人之慨，何不多出點，毛詩一部如何？任黃華見他已經開了價錢，這就不是什麼難題了。便道：陳先生有所不知。這都是我和幾個朋友湊着辦的。梅又芳他那管這些帳？我只好特別要求，毛詩折半罷。陳黃孽再三的說，這事責任重大，社長曉得了，是要丟飯碗的。而且這事非疏通印刷工人不行，多少要分些給他們，少了實在辦不過來。任黃華只得又添了五十，共湊成二百元。陳黃孽也不敢再要，免得事情又弄僵了，便答應照辦。任黃華便問，到底用什麼法子，可以讓梅又芳當選呢。陳黃孽笑了一笑，說道：自然有法子，你可不要對人說。任黃華道：陳先生既然幫我的忙，我當然不會和人說。陳黃孽道：也沒有別的法子，就是印完了報之後，將這排成了的票版，移了下來，用我們的報紙，專門印他幾千張。但是

光印這面，不印那面，又不像是報上剪下來的。所以照着報上的樣子，也挖了一塊廣告版下了，把反面完全印好。這樣一印，又把剪刀剪了四週。剪出剪刀痕來，就真假難辨了。用這樣的票填上名姓，你用許多信封分別寄了來，我們看也不看，扔在票匭裏。等到將來開匭，豈不是十拿九穩的當選嗎？人家要查弊病，那裏去查？任黃華點頭稱贊不已，連說是好主意。便約定了當天晚上票款兩交。這日下午，任黃華果然七湊八湊，湊了二百塊錢，就在晚上送到陳黃孽家裏。陳黃孽却搬了四五捲紙票子給他。任黃華道：這是多少票。陳黃孽道：我老實告訴你罷。這些忙菊選的人，那裏會運動幾千票，都是虛張聲勢罷了。據我今日切實打聽，他們每人不過幾百票罷了。都是靠着託朋友們，你買幾份報，我買幾份報，每日湊合個幾十票。誰人弄的票多，自己都沒有把

握，至於拿錢出來買幾千份報，那有這種魄力？你這裏是一千五百票，比他們至少要多出一半來，你還怕不當選嗎？任黃華一想，這倒上了他一個當。若是買一千五百份報，那也不過花五六十塊錢，如今要貪便宜，倒多弄出好幾倍來了。但事已做了，後悔也不成，只得拿了票回去照辦。轉眼五天，已經過去，這菊榜就快發表了。任黃華家裏，本來還有幾個錢，中學畢業以後，沒幹別的什麼，專門在外面玩，所以有的是閒工夫。他知道坤伶皇后一定是梅又芳的。趁着還沒有發表，就商量盛典。大家議論一陣，定了幾個辦法，一，發表後的第三天，宣告就職。這天煩梅又芳演一齣墓中生太子，讓他去那個皇后。二，這天大捧一下，定四排座，包他幾個包廂。三，送花籃匾額。四，晚上在梅又芳家裏吃酒打牌。任黃華認爲都可行。只是墓中生太子那齣戲，太不吉利些，恐怕

梅又芳嫌喪氣。於是把第一條改了。改爲貴妃醉酒，麻姑獻壽，嫦娥奔月三齣戲，讓梅又芳自挑一齣。議論已定，大家分途去辦。他們這一班人裏面，差不多都是大少爺班子，花錢的事，自然不算什麼。任黃華還怕那天不能十分熱鬧，又寫了兩封信到天津去，邀兩個同志來。一個是前故督軍殷石榮的兒子殷小石。一個是前海關監督金道平的兒子金大鶴。這兩個人真是逸少班頭公子領袖，都因爲父親病故未久，熟人太多，在北京不便遊玩，每人帶了萬把塊錢，到上海去住幾時。不料沒到兩個月，錢就花光。倒是一個人帶了一個妓女北上。一來在服中，不便討姨少奶。二來在南方，錢花光了，也沒有討論到嫁娶一層。不過彼此相好，把他們帶着北上玩玩罷了。到了天津，住下來了，已是一月，這時任黃華想起他來了，所以特意寫信去請。一面在北京分途去

接洽一班玩友，以便到時好全體出發。又過了兩天，正陽報上的菊榜已發表了。梅又芳以九百八十一票，得了皇后。秋葉香以五百票得了公爵。晚香玉以四百八十票得了侯爵。金竹君只有四百二十票，只好算伯爵了。此外子爵是小珊瑚，男爵是吳芝芬。這張榜一發，輿論大譁。以爲晚香玉得了侯爵，那還有可說。梅又芳居然當選皇后，這實在是出乎人情以外的事。但是捧梅又芳的人。這天却是個個歡喜。任黃華向來是十二點鐘才起來的，這天八點多鐘就醒了。一睜開眼睛，便叫着聽差問道：報來了沒有？聽差的將報送上，他坐在棉被頭上，趕快就把正陽報第二張打開。那心裏正是有些搖搖不定，生怕落了選。等到一眼看見，菊榜下面第一名就是梅又芳，心裏才把一塊石頭落下，而這時朋友的電話，也是不斷的來，都是報告梅又芳當選的。任黃華索



興不睡了，便在九點多鐘，起了一個早，把所有幾個親信的朋友，都請到家裏來。李星槎孟北海而外，還有皮日新路尙仁孔菊屏麻一振四位，他們都是起牀洗臉梳頭以後，不久就來的。所以任黃華的小小一間屋裏，被雪花膏生髮油的兩股氣味，瀰漫四週。那皮日新年紀最小，不過十七八歲，穿一件綠嗶嘰的駝絨袍，海絨緊身嵌肩，最是漂亮。麻一振是個喜歡熱鬧的人，走上前，攔腰一把將皮日新抱住，把他高的鼻子，伸到皮日新臉上，亂碰亂嗅。皮日新兩手一推，說道：老麻，你總是這樣動手動腳的，下流極了。下次你倘再要動手動腳，我就惱了。路尙仁道：也難怪老麻捉你開玩笑，你弄得太漂亮了。據我猜，今天穿得這花蝴蝶似的，少不了要到翠寶那裏去露一露。帶我襄個邊兒，行不行？一提到翠寶，皮日新禁不住就要笑。說道：現在還是早上，怎樣就提到

晚上的事？孔菊屏道：翠寶那東西全是一張嘴好。早就許我一雙毛繩鞋，到如今還沒送我。皮日新道：憑什麼許送你毛繩鞋。孔菊屏道：捧下車，我沒輸兩百多塊嗎？皮日新道：這是過節的事，你一輩子還記得呢。孟北海道：喂！這是主人翁請你們來談菊選的，不是請你們來談嫖經的。把這話暫且放下，行不行？大家這才停止爭論。聽孟北海說話，孟北海道：現在對梅又芳那天就職的事，樣樣都有。就是差一件，那就職的通電，還沒有預備，怎麼辦呢？這種通電，要做得好一點，非四六文不可。李星槎道：是呀，那是就他一方面說。在我們芳社裏，還應該上個勸進表呢。這個在報上發表了，他就好根據我們的勸進表，發表通電。大家聽說，一致贊成。任黃華道：這個今天下午就要才好。因為做得了可以送到正陽報去。李星槎道：黃華這話不錯，是要特別加快。而且這篇東

西，總要做得堂皇富麗才好。大家都認很是。任黃華道：這個我很外行，那位做一做？這一問不打緊，大家都默默無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孟北海道：我有一個熟人，從前做過書啓師爺，四六倒很在行。現在沒有做事情，只是當一名窮錄事。只要我們給個塊把兩塊錢，他就肯做了。這個時候，他還沒上衙門，可以去找他。任黃華道：既然有這個人，好極了，你就去找他罷。說着馬上在身上掏出兩塊錢，交給孟北海道：煩你就去一趟，我們在這裏等你的回信。孟北海就答應了。這個錄事，姓單名習虛，住在觀音菴後門的偏屋裏。這時正彎着腰，兩隻手捧着一口小鐵鍋，在煤爐子上烤飯。一抬頭見孟北海進來，連忙將鍋放在一邊，說道：請坐請坐。孟北海一看這樣子，主人翁自己燒飯，也就不必要人家奉煙獻茶了。簡簡單單，就把來意說了。同時掏出那兩塊錢放在桌

上說道：小小一點潤筆，看在朋友面上，莫嫌少罷。單習虛笑道：做這一點事還要錢。孟北海道：你的境况，我深知，這倒不必客氣。不過有一句話，要聲明在先。這篇東西，今天下午就要。老哥能不能馬上就動手？單習虛想道：我從來做東西，也沒有逢到這限時刻要的，四六文章，一時怎樣抓得起來。但是說不行吧？又捨不得那兩塊錢。孟北海看見他躊躇的樣子，知道他是立刻做不起來。便道：我現在還有事，不能在這裏等。下午三點鐘，我再來罷。說了，孟北海自走去。這裏單習虛急急忙忙，把飯吃完，將茶杯子裏的剩茶，倒了一些在硯池裏，一面磨墨，一面坐着出神。不知不覺之間，磨了一硯池濃墨。將墨放下，便把破網籃裏的書，清理了一下，共拿出三樣書，一種是駢體文選，一種是駢體尺牘，一種是留青新集。把這三種書，前後翻了幾本，肚子裏便有了些詞藻，於

是一面擬稿，一面塗稿，自己又深怕做遲了，趕不上鐘點，做了幾十個字，便站在門口，看一看對過小油鹽店裏的鐘。所幸自己在十一點多鐘就動了手，還不妨多多參考一下書。先做了一半，且把他謄出來。那文是：

誠惶誠恐，謹奏者：橙黃橘綠，已盡三秋，水落冰凝，正逢十月。堯天舜日，人人誦太平之歌。墨雨歐風，處處有文明之象。花花世界，點綴維新，草草勞人，鋪張莫舊。花天酒地，京都爲首善之區。西皮二簧，一域居全國之上。鼓吹風雅，良有以也。舉行菊選，不其然乎。伏維我梅又芳女士是幾生修到，姓同林處士之妻。一字不同，名步梅大王之後。清歌妙舞，固是宜人。杏臉桃腮，豈不如佛？豈止傾城傾國，真有滅種之才。原來胡帝胡天，便是化仙之客。

單習虛渾身搖搖擺擺，抖起文來，口裏哼着，覺得很是得意。最後兩句豈止傾城傾國，真有滅種之才，他以為這是進一步的筆法，禁不住心裏自誇，便提起筆來，圈了兩路密圈。這一段膽好，單習虛接上又撰後段。添減塗改，免強做得兩百字，便又走到門口去看一看對過小油鹽鋪裏的鐘。這一看，不打緊，嚇他一跳，原來兩點鐘已經打過去了。掉轉身跑回屋裏，抓筆在手，往紙上便寫。寫了一句，便用筆管戳着頭髮一陣，口裏哼哼，搜索枯腸，拚命的構思。看看一張紙，快要塗完，大概字數不少，便又膽寫出來。那文是：

是故霓裳一曲，不在人間。羯鼓三搥，恍如天上。言來嘖嘖，誰不拜石榴之裙。魂斷紛紛，客欲作牡丹之鬼。高山流水，鍾期許是知音。黛玉寇珠，周郎敢言顧誤。與天地合其德兮，日月同其明。是英雄

本其色也，兒女惜其情。一人出，百家畢，四美具，二難並，懿歟盛哉！然而鷄羣鶴立，灘上龍眠，未得良機，曷臻極位？凡屬半面之交，都作一歎之憾。於是博徵衆意，咸道不平。小開會議，共襄盛舉。何如斯可矣，莫讓戲界之狀元。必也正名乎，請爲坤伶之皇后。

謄到這裏，已經把稿謄完了，雖然覺得字數不多，還該望下續。可是要說的話，都已說盡，實在沒有法子續下去。正在這裏爲難之時，孟北海又來了。單習虛越發着急，心想人都來了，我的稿子還沒有作起來，豈不難爲情。便把謄清的兩張稿子紙，放在面前，原來塗改的底稿，却一把抓在手掌心裏，揉成一團丟在字紙簍內。便對孟北海道：對不起得很。上午本來就要動手的。但你先生走了以後，就來了一個朋友，拖去和他辦一點私事，一直糾纏了幾個鐘頭，剛才不多大會兒，才回來呢。

到了家以後，我連茶都沒有喝，趕着做起來，好在這樣東西，我倒是作慣了，所以急急忙忙，一面做，一面寫，居然做起十成之九。不是你先生來，就是這說話的工夫，我的稿子也做完了。便把那兩張謄清的稿子，遞給孟北海。孟北海從頭到尾一看，雖然也懂得一些，但對於四六一道，向來外行，不敢說不好。便道：很好，這樣措詞，恰到好處。若是我做，我也無非是這樣說哩。因那文中有魂斷紛紛，客欲作牡丹之鬼兩句。便道：這兩句與用得好的。千家詩上有云：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把這十四字，縮成魂斷紛紛四字，渾成極了。最妙的是底下緊接上一句，客欲作牡丹之鬼。俗言道的好，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這樣一來，和上面四字，便有一氣呵成之勢。就是說大家顛倒梅又芳的顏色，都紛紛斷魂，要做牡丹花下的鬼了。單習虛見孟北海所解，句句打



入自己的心坎。心想他的學問，也很不錯，我倒不要大意了。便道：孟先生說的很對，有不妥當的地方嗎？還要請你改一改。孟北海笑道：都是至好，還客氣什麼呢？但是還有多少，請你就作起來，因為我等等着要拿回去呢。單習虛心裏雖找急，口裏却不示怯。說道：現成現成。請你坐一會兒，我還要到隔壁煤舖子裏去，借一個電話打一打。說着單習虛將桌上那幾本查考的書一夾，說道：廟裏的和尚，他要和我借書看，順便帶了去罷。單習虛走出來，便對和尚說：屋子裏來了幾個客，吵不過，借你屋裏抄幾頁書。和尚那知他的用意，便答應了。單習虛躲到和尚屋子裏去，將書一頓亂翻。七併八湊，找了上十句，便一句摘一個字，用筆寫在手掌心裏，然後牢牢的把全文意思記住，急急忙忙，便回房來。孟北海道：一個電話，怎樣打了許久，快有一個鐘頭了。單習虛道：可不是？

無奈電話局搗亂，老打不通呢。不要緊，我馬上可以把稿子做起來。說着，找了一張紙，眼睛瞧着手心，文不加點，不到十分鐘的功夫，便寫完了。孟北海接過一看，那文是：

因之椒花獻頌，海鶴添籌，菊粟尙矣，輿論譁然。水落石出，何曾名落孫山。地老天荒，却已仙登瑤島。萬壽三呼，賀德配之孟母。千秋一日，喜才駕乎文君。敬請就職，萬勿固辭。諸維朗奏不宣。

孟北海看了一遍，心裏很佩服他才思敏捷。可是椒花獻頌，海鶴添籌，好像都在對聯書上看過，似乎和這事不大切。但是自己却沒有十分把握，不敢說出來。不過輿論譁然這四個字，絕對不是好話，不應該寫進去。便道：習虛兄，你這篇東西，做得實在是好。不過輿論譁然，向來都是大家不滿意這樣說去。現在這上面用了，人家不要誤會這菊選不

公，所以大家譁然起來嗎？單習虛紅着臉道：這譁然兩個字有時作壞字眼看，有時也作好字眼看。譬如嗚呼兩個字，寫成嗚呼哀哉一句，固然是壞字眼。可是嗚呼盛矣一句就是好字眼了。孟北海一想這話也有理，便將原稿拿到任黃華家來。任黃華肚子裏的貨，並不多似孟北海，大略認爲可以，便寫了一個信封，將三張稿子套上，立刻派人送到陳黃孽家裏去。陳黃孽看了，加上一個題目，是芳社公進梅又芳加冕表。本文前頭，又加了一段按語。那文是：

此次本報菊選，坤伶梅又芳，竟得爲皇后，予且欣且慰。查梅伶年方二八，面貌秀雅，唱工種種可聽，做派維妙維肖。今已獲選，點綴菊界，可謂佳話。現芳社諸公，鼓吹風雅，草表勸進，予欣然受之。揭之本報，予切告該伶，以後愈宜努力，以答顧曲諸公，予有厚望焉。

寫到這裏，身後忽有人哈哈大笑。陳黃孽不料身後有人，急忙回頭一看，却是明秋谷。便道：你怎樣冒冒失失的進來了？嚇我一跳。明秋谷道：你貴宅的聽差，不在門房裏，我衝了進來，看你在作什麼呢。陳黃孽道：你笑什麼？明秋谷想道：我笑什麼呢，還不是笑你的大作。但是這話不能說出來，便道：我笑你的豔福太好，又算收了一個乾閨女了。陳黃孽道：又收了誰作乾女？明秋谷道：你對於梅又芳，這樣拚命的捧，他不拜你做乾爸爸，有什麼法子感謝你呢？陳黃孽笑道：我現在不像以前了。這些拜門拜乾老子的事，一概拒絕。至於以朋友的資格來往，那倒可以的。明秋谷道：你爲什麼變了態度？陳黃孽道：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現在外面許多小報，極力的攻擊我。說我收了許多乾女乾兒子，別有野心。你想，他們除了過年過節，來和我磕一個頭而外，平常特意到我家

裏來的日子，就很少很少。我有什麼野心？我白受這樣一個名聲，很犯不着，所以我不要他們做那些虛套了。明秋谷道：你這話也是。這個樣子，梅又芳他就不要感謝你嗎？陳黃孽道：這回他獲得坤伶皇后，是許多人投票的，又不是我一個人捧起來的，他謝我作什麼？明秋谷道：雖然不是你捧的，也是由你手上辦理。在他一方面，至少要感你玉成之德哩。陳黃孽道：不錯，他果然是這樣想。後天是他就職的日子，在得與堂辦酒也請我去呢。明秋谷笑道：你是藥中的甘草。他們有什麼聚會，若是沒有你在內，那就不熱鬧了。陳黃孽道：這也沒有別的原故，無非多認識幾個熟人而已。明秋谷道：你認得的熟人，真也不少。現在又有個人託我來疏通你，請你登這一張相片。說着把手上一個紙包打開，在裏面取出一張照片，交給陳黃孽。在那遞照片子的時候，把雙手拱

了一拱。陳黃孽拿那照片在手上一看，是個古裝花旦，提着錦囊，背着花鋤，似乎是黛玉葬花裏的一段。相片子旁邊，有一行字道：名票友虞媚君，十九歲，江蘇上海人。曾在某中學肄業，研究皮簧多年，於青衣一門，大有心得，近更拜石頭之門，親傳衣鉢，其所能之戲，已達四五十齣。秋風社每次彩排，虞君一出，彩聲四動。此爲其化裝相片之一，高髻宮裝，飄飄欲仙。綜觀君之戲學，可謂色藝俱佳。追美前賢，後來居上，意中事也。陳黃孽道：登一張相片子罷了，何必還要加上許多贊語，未免太肉麻了，這個實在不便登。明秋谷笑道：並不白登呀。但是你不願意登，我也不必勉強，只好去找別人了。說着，伸手便來拿相片子回去。陳黃孽一按照片道：別忙，看老哥的面子，相片子可以登。至於題的字……說着，望着明秋谷的臉，緊待他接下面一句。明秋谷道：你若願意登，就


請你把這上面題的字一齊登上去。這虞媚君，人是極漂亮的，對於新聞界，尤其是肯聯絡。只要你和他幫忙，他一定很感激的。陳黃孽見他老是半吞半吐的話，究竟不能放心，便笑道：大概他是你老哥的好友，所以你這樣和他許條件。我倒要問問，他是怎樣的感激法？明秋谷心想，這個人真是厲害，非有好處，是不能登的。便道：我叫他請客如何？陳黃孽道：是爲了我才請客呢，還是原來要請客，順便帶上我一個呢？明秋谷道：自然是爲了你才請客。要是順便帶你一個，那就太不恭敬了。陳黃孽正色說道：那倒不必。你想，這個日子的酒席，沒有十塊錢以上的，那能請客？再加上茶酒車飯，一桌酒，總在二十元上下。爲了我幫他一點忙，花上許多錢，我心裏過意不去。你想，就是上次你接洽的晚香玉那樁事，我是怎樣的幫忙。也不過花了二十多塊錢呢。雖然在我一

方，錢有虛收實收之分，究竟人家花錢的，花出去了，總是一樣。況且……說到這裏笑了一笑，又道：我們是好朋友，彼此還有什麼隔閡，要說的話，都可以說。接上又笑了一笑，才道：況且他雖花許多錢，我一點兒不實受。何必呢？明秋谷分明知道他的意思，無非是要錢，却故意裝着不很了解的樣子，便道：難道讓你白盡義務？那以後我也不敢相煩了。陳黃孽道：我就實說了罷。叫他不用請客，把請客花的錢，送一半給我，就是很好的謝禮了。明秋谷道：據你說請一回客，要二十塊錢，那末，送一半給你，就是要十塊錢，登一張相片子，要這樣重的代價，未免太多一點。陳黃孽道：那要請我吃酒哩，花錢不更多嗎？明秋谷道：那花錢雖然更多，可是並非請你一個人。陳黃孽道：這樣說來，還不是順便帶我一個？明秋谷覺得自己的話，前後矛盾太甚了，一時找不到話轉圜，便



道：他請你是專請你，可以順便了。了別處的人情啦。而且這種事，本來是好玩。叫人請客，那是可以的，叫人出錢，就成爲買賣性質的事情了，我倒不好和他說。陳黃孽見他表示得這樣堅決，簡直沒有回旋的餘地。面孔立刻板得鐵緊，將那張相片，便隨手扔在桌上。冷冷的說道：像虞媚君這樣的票友，車載斗量，那裏值得鼓吹。況且他的出身很壞，什麼中學肄業生，聽說是某部一個茶房呢，不過兩個司長很看得起他，和他做了幾件形頭抖起來了。明秋谷笑道：票友還都不是那一回事，鼓吹總是鼓吹的啊。多少還請你幫一點忙。我以作第三者的資格，硬和他出個主意。送你兩塊錢買包茶葉喝。他若不管，這錢出在我身上得了。陳黃孽道：並不是我計較錢和他鼓吹，實在不值得。明秋谷道：戲子也罷，票友也罷，那個能一出台就紅起來哩？總要人慢慢的從下望

上捧啊？虞媚君現在雖然不紅，只要大家來幫忙，將來一定可以紅起來的。若是大家以為不紅，就不捧，那怎樣紅得起來呢？陳黃孽道：我並不是嫌他沒有本領，就說不值得捧。只是他這人的品性不好了。而且是一個茶房出身。明秋谷笑道：你說是說，不要報上也登出來了。這樣罷，我奉送一朶梅花之數，諸事都請你幫些忙。至於是不是虞媚君出的，那就不必問，也許他手頭寬些，多送你一點，也未可知。說時，在身上摸了一會，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拱一拱手，遞給陳黃孽道：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情重，你瞧我得了。陳黃孽接着鈔票，笑道：什麼話，要你花錢，我不能受。至於對虞媚君的批評，這是我們口頭上的話。何至於登到報上去，你太多心了。本來呢，票友有幾個出身好的。況且俗言道得好，好漢不怕出身低。他將來唱好了，下海也罷，不下海也罷，出身如何，



成什麼問題。外面所說虞媚君陪酒，和人家替他做形頭的話，我也知道是謠言。不過止謗莫如自修，趁着這個時候，他應該謹慎一點才好。我在你面前對他下嚴刻的批評，正是要你轉告他，極力的學好。至於報上呢，我向來不主張罵人，你當然是知道的。你就不來疏通，我也不會把這些話寫上去的呢。明秋谷道：這樣我就很感激。你的事忙，我不在這裏打攪，再見罷。出門來，抬頭一看天色，青隱隱的中間，已經有了幾顆亮星星，心想隨便出來一趟，天色又不早了，這時要回去吃晚飯，也來不及，到前門也近，一個人去吃炸三角去。起了這個念頭，便雇車到前門來。



第五十七回 四壁鼓吹同欣加冕日 一堂椅案不是讀書天

却說明秋谷想起吃炸三角，坐車到煤市橋來，找了一個小館子，便在樓上散座裏坐下。散座的東頭，隔了有一方板壁，放下了一方白布門簾子，那就算是雅座，明秋谷挨着板壁坐下，要了一碟炸丸子，一碟炒肉片，又一壺白乾，慢慢的受用。那雅座裏，有幾個人在裏面等人，說說笑笑，又把筷子敲着桌沿，唱些二簧西皮，明秋谷以爲這也是酒館子裏常有的事，沒有注意。一會工夫，只見上來兩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對四圍望了一望。一個道：還沒來嗎？一言未了，那白布簾子裏，鑽出兩三顆人頭來，說道：這兒，這兒，快來罷，真把我們等急了。那兩個孩子便

含笑進去了。這一進去不打緊，那屋子裏就如倒了鴨子籠一般，亂笑亂嚷起來。明秋谷先一見就覺得那兩個孩子，有些可疑，他一個人身上，各穿了一件灰棉袍，戴着一塊瓦式的便帽。帽上那一塊護目的帽照，和戴的一副茶青眼鏡，幾乎要連到一塊。心想這分明是藏着他臉子，十成之九，就猜定這是兩個科班學生，被老斗約來吃飯，怕人看見呢。這時，那兩個孩子在裏面說話，明秋谷聽那聲音，原來是鄭蓉卿汪蓮卿兩個人。明秋谷生平最喜歡打聽這些事，而今親眼看見，豈能放過，便留心望下聽去。只聽見有個人說道：「不要緊，我明天請你師傅吃飯。他要錢花，我就送他幾個錢花。」明秋谷一聽那聲音，却是熟人，抱和的聲音。這人的父親，也是吃瓦片兒的，和明秋谷正是朋友。他本人又喜歡聽戲捧角，所以和明秋谷也認識。明秋谷聽那聲音很熟，決沒

有錯，便隔着板壁叫道：抱和，你也在這兒嗎？那貝抱和把一頂紅頂瓜皮小帽，戴在腦後，藍綢駝絨袍子外面，繫了根白綾子腰帶，垂着帶子的兩頭。一掀門簾子出來，便道：啊，是明先生，咱們一塊兒坐。明秋谷道：不，你那兒有客，各便罷。貝抱和道：沒有外人，兩個是我的同學。說到這裏，四圍望了一望，又低着聲笑道：還有汪蓮卿、鄭蓉卿兩個人，我介紹介紹，將來還仰仗您的大名鼓吹鼓吹呢。明秋谷道：也好，大家坐在一處熱鬧些。他兩個一走進房，那四個人都站起來。貝抱和就先介紹兩個同學，一個是文勤學，一個是程祖頤。彼此笑着點了一點頭。然後指着瓜子臉的孩子道：這是鄭蓉卿。又指着鴨蛋臉的孩子道：這是汪蓮卿。接上對他二人說道：這是明秋谷先生，又是名票友，又是評劇大家，又是老爺。鄭蓉卿、汪蓮卿都含羞答答的，站在桌子邊。貝抱和一說，

兩人都紅着臉和明秋谷行了個鞠躬禮。明秋谷走上前，一隻手握着一隻手握着鄭蓉卿，一隻手握着一隻手握着汪蓮卿，笑着說道：你不認得我，我可認得你哩。坐下坐下。說着，老實不客氣，他坐在中間，却讓鄭汪坐在兩邊。一看汪蓮卿隔座是貝抱和，鄭蓉卿隔座是文勤學，便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程祖頤坐着遠一點，却把桌上的菜，接連不斷的夾着放到鄭汪二人面前。他兩人每逢夾了一筷子菜來，只是略微把身子扭一扭，不說要，也不說不要。明秋谷摸着汪蓮卿的頭道：真是一個大姑娘的樣子。難道說來了我一個人，你弟兄倆就害臊嗎？那末，我還是走開。說着站起來，做要走的樣子。鄭蓉卿年紀大一點，到底懂些事情。連忙回轉身來，兩隻手按住明秋谷說道：我們年紀小，不懂事，不會招待，您別見怪。在座的人，立刻口裏叫着好，又帶着鼓起掌來。鄭蓉卿把眼睛瞅着



衆人道：你們這是怎麼了？貝抱和道：不怎麼啦，我們說你會說話，給你叫好，你還不樂意嗎？汪蓮卿見大家誇贊鄭蓉卿，他也不肯落後，就拿着錫酒瓶，對明秋谷面前的酒杯，滿滿斟上一杯酒。說道：明先生，您喝這一杯。這一下子，大家又叫好，鼓起掌來。都對明秋谷道：這杯酒得喝，不喝瞧不起人。明秋谷端起酒盃，一仰脖子喝了。隨後叫了一聲乾，對大家照了一照杯。程祖頤這時發起議論來了。說道：小汪兒，都是朋友，你怎麼只敬一個的酒哇？文勤學道：對了。要敬酒就普遍。不能專敬一個人。貝抱和道：人家隨便進一杯酒，也不算什麼，爲什麼大家要一樣？文勤學道：不成，你幫着他也不成，總得大家喝一盃。貝抱和道：也成，小寅子敬一回，小龍兒也得敬一回。原來小寅子是汪蓮卿的小名，小龍兒是鄭蓉卿的小名。他們這些小老斗，叫小花旦的小名，表示親愛的。

意思。鄭蓉卿道：你們別嚷，我就給你斟上，還不成嗎？於是大家一陣大笑，搶着喝了一陣酒，貝抱和喝了有幾分醉意，說話有些絮絮叨叨的。便用手拍着汪蓮卿的肩膀，斜着眼睛對明秋谷道：我這小兄弟，你得做點文章登在報上，捧他一捧。我叫他拜在你名下做乾兒子，你瞧好嗎？程祖頤手上拿着筷子，對他點了幾點，笑道：你這人上當是不揀日子的。貝抱和歪着腦袋，眯着雙眼問道：老程你說，我上什麼當？程祖頤道：你的小兄弟，拜在人家名下做乾兒子，你算什麼呢？貝抱和笑道：錯不了。告訴你說，明先生和咱們老爺子就是好兄弟。捧起角來用錢真不分彼此，那像咱們照輩分說，我就是他的姪兒。小寅子要拜在他名下，真不含糊。明秋谷見他說話夾七夾八，實在不受聽，便道：你喝得不少了。得了，我們不喝了。貝抱和道：那個喝醉了？夥計！再來兩壺白乾。說

着舉起酒杯子，刷的一聲響，喝乾了。但是桌上的人，都不敢讓他喝，也沒有添酒，模模糊糊的，就這樣收了場。大家吃完飯之後，貝抱和在身上拿出皮夾子來，將手向桌上一按，說道：今天吃我。誰要會了賬，我是孫子。說話時，那脖子就像銅絲紐的一般，腦袋幾乎放到肩膀上來。衆人見他說話，舌尖都團了，料他是十分的醉，沒有敢攔阻他，由他去會賬。他是拿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夥計的。一會兒夥計找上零頭來，貝抱和除給了小帳之外，還有兩塊現洋，便給一塊汪蓮卿，給一塊鄭蓉卿。說道：給你倆坐車回去罷。鄭蓉卿接了錢，對貝抱和一鞠躬。貝抱和搖頭道：不成，不不成。那是小子行的禮，姑娘們不應該那樣行禮。說時，把兩隻手交叉着放在胸脯之下，肚皮之上，擦了幾擦，說道：要這樣的才對呢。鄭蓉卿見貝抱和要他學女子作揖，有些不好意思，說道：我

不會。貝抱和道：「你不會，在台上怎麼會的？」鄭蓉卿道：「你這是成心。貝抱和道：「我是成心啦。你不要那樣，以後見了面，誰也別理誰，咱們就不算朋友了。」鄭蓉卿撇着嘴道：「你怎樣單跟我一個人搗亂？」貝抱和對汪蓮卿道：「他這是說你啦，你就先做一個樣子給他看一看。」汪蓮卿比鄭蓉卿更是臉嫩，臊得低着頭，扭轉身子去。貝抱和道：「得！你們都不給我面子，我走了。」說着，在壁上帽釘子上取下帽子，就裝出要走的樣子。汪蓮卿以爲他真要走呢，一把將他扯住，說道：「你別生氣呀，我這裏先給你謝謝。」說時，把頭偏到一邊，不望着人，學着女子行禮的樣子，對貝抱和作了一個揖，說道：「這還不成嗎？」貝抱和笑着對鄭蓉卿道：「怎麼樣？人家做在你頭裏了。」鄭蓉卿執拗不過，只得照樣給他行了個女子禮。這一下，樂得貝抱和要飛起來。大家都落了魂一般，鬨堂大笑。因爲貝抱和

實在醉了，不能走了，讓他一人雇車回家。文勤學程祖頤，分頭送鄭汪二人回去。明秋谷今天晚上，總算福氣好，白吃白唱白樂了一陣。自己也覺着這樣乾乾淨淨的走了，有些不客氣，便對文勤學道：明後天我到永平園去找你。回頭又拍着鄭蓉卿的肩膀道：你是什麼戲拿手，我明天煩你一齣戲。接上又問汪蓮卿道：你呢。程祖頤道：小寅子是汾河灣好，小龍兒是玉堂春好。明秋谷道：好，我就煩這兩齣戲。程祖頤道：明先生說定，是那一天。若是約好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到的。明秋谷道：明天後天我有一點兒事，過了這兩天，那一天都成。程祖頤道：今天禮拜一，乾脆是禮拜四罷。明秋谷毫不考慮，一口氣便答應了。其實他隨口一句話，作一個順水人情，人家真把他這話當一樁事，却出於他意料以外。到了禮拜二，正是梅又芳宣告就職之期，這些捧梅的人，衣冠

齊楚，大家齊到潤音樓去，參與盛會。所有下場門，樓上三個包廂，都是任黃華包了。他朋友裏面的殷小石、金大鶴，却說道：「我們和梅又芳都有交情。小任既然這樣大捧，我們多少也要撐撐場面。若坐到他的包廂裏去，未免不好意思。」於是殷小石包了一個廂，金大鶴也包了一個廂。那池座裏的前兩排，不必說，也是任黃華所包辦。北京人最好趕熱鬧的，看見報上登着一寸見方的字，說梅又芳今天在潤音樓，行加冕典禮，新排麻姑上壽，內加仙女騰空，八仙鬥寶，許多新佈景，不能不看。於是去看戲的來看戲，不要看戲的，也來看看梅又芳是怎樣一個人。所以這天潤音樓的生意很好，竟賣了一個滿座。到了麻姑上壽這齣戲將要開演的時候，台上正中擺了三張桌子，上面堆着銀盾銀鼎，和一塊大匾，上書坤伶之后四個大字。桌子下面，羅列了一二十隻花

籃。東西擺得停當了，梅又芳梳着高髻，穿着黃色的古裝，滿面含笑的出來。於是滿戲園子裏，轟雷也似的鼓起掌來。梅又芳走到花籃邊，先對正中池座裏一鞠躬，然後對左右兩邊包廂，各一鞠躬。在他這鞠躬的當兒，不免將眼睛向前一看，今天來了多少人。本來鼓掌聲音，剛剛停住，見他眼睛一梭，重新又鼓動起來。直待梅又芳轉進後台，聲音才算停止。一會兒戲上場了，左一陣，右一陣巴掌，都是歡迎梅又芳的。俗言說：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又芳經大家這樣熱烈的歡迎，唱戲也就格外有神氣。任黃華坐在包廂裏，左右一望，一排五個包廂，全是自己人，面上很有得色，就對同包廂的麻一振道：老麻，我們捧小梅，總算捧出一點顏色來了。你看他今天在台上多高興，能不感謝我們嗎？麻一振笑道：要論起功勞來，我這一雙巴掌，可是賣力不少，不知道將來可以

得着什麼好處。任黃華笑道：我可以下個命令叫他和你握一握手。隔壁包廂裏殷小石聽見了，笑道：黃華兄，你指望以後的梅又芳，還是以前的梅又芳嗎？任黃華道：無論他身價怎樣高起來，只能在戲園子裏抬身價，和我們這些熟人，總不能不敷衍。明秋谷和殷小石，也是熟人，他就坐在殷小石那個包廂裏。說道：三爺在這裏面，是很費了一番功夫，所說的話，自然是閱歷之談，不過梅又芳的脾氣，我却很知道。他爲人極其豪爽，肯交朋友，得意忘形的話，或者不至於。殷小石笑道：你是這裏面一個老油子，怎麼也說這樣的話？回頭又對隔廂的金大鶴道：老金，你也是個過來人。金大鶴不讓他說完，便道：三爺說話，是想到便說，不加考慮的。各有各人的緣分，各有各人的交情，那能一概而論呢？黃華的命令，梅又芳那是絕對服從的。任黃華和金大鶴隔得遠，沒聽



見他說什麼，但是看他那神情，是表示同意的。便對殷小石道：今天早上我還碰見他媽，他媽對我是千恩萬謝。我就問：今天你們姑娘大喜的日子，請他在永平飯店打幾圈牌，成不成？他媽接二連三的答應說成成成。我已經在永平飯店，開了兩間大房間，回頭我們一塊去樂一陣。明秋谷道：同興堂的飯局呢？殷小石道：誰要吃那種飯？就是到，也無非是敷衍他的面子，湊湊熱鬧。今天他請的人很多，把幾個人不到，那並沒有關係的。麻一振道：我是兩邊都到，說着和任黃華做一個鬼臉，把舌頭一伸，接上說：不帶我玩嗎？皮日新也在這包廂裏，便道：你這樣不漂亮的人，說出這種話，人家就不願意你去。麻一振道：知道你穿了一件綠嗶嘰的袍子，很是漂亮。皮日新還要說時，殷小石一皺眉說：聽戲罷。他們這班人，最是不敢得罪殷小石的。他既有不願意的表示，便

自然清靜起來，都不談話。一直到戲完了，已是六點多鐘。任黃華當時就在包廂背後，暗暗的約好了殷小石金大鶴李星槎孟北海明秋谷五個人先到德福樓去吃晚飯。吃完了飯，就上永平飯店。明秋谷道：現成的有人請不去，自己反要請客，這是什麼意思？任黃華望着殷小石和金大鶴微笑了一笑，說：請問此二公。殷小石道：不要問，去就是了。回頭又惹許多麻煩。於是一個暗號，走出戲園門，就到德福樓來。走進一個暗越越的長弄，李星槎在前，望着正對面一盞門燈的地方，就望前闖。孟北海走上前一步，扯着他的衣襟道：那裏去，你要上帽莊上去吃帽子嗎？這裏呢。回頭一看，側邊果然有扇門，裏面油腥之味撲人。大家進門，由廚房裏鑽過去，一條長弄，一順擺着幾張桌子，人都坐滿了。早有一個操山東膠州口音的夥計迎接上來。滿面是笑的說道：您啦。係

黃先生停的座抹？向樓向樓。大家扶着一根槓子，由板梯上得樓來，果然留了一個雅座。這雅座裏擺了一張圓桌面，餘外便是壁子。抬頭一看天花板，和人頭相離不到一尺。李星槎道：這家館子，是很有名的，何以小到這種樣子？孟北海道：只要他菜弄得好，館子大小，有什麼關係。說時，走進來一個夥計，見着殷小石便請了一個安。笑着說三爺有好久沒來了。殷小石指着瓜皮帽上的白帽頂子，笑了一笑道：你不瞧我這一個。我在天津守孝，昨天才來呢。夥計道：三爺現在來了，大概要玩一兩個月，不能就走。多照顧我們一點。殷小石道：那也瞧高興罷。一面說話，一面就要了紙筆，開了一張字條給夥計道：你叫趙老板快來，金大爺在這裏等着呢。金大鶴一把將字條搶回來便道：又惹他做什麼？我來了就沒有讓他知道。殷小石皺眉道：這又算什麼呢？來了沒有別

的，無非叫你上他家去。你能說從此以後，就不和他會面嗎？若是要和他會面，這種要求，他總是有的。金大鶴道：我就讓他來，你呢？殷小石道：當然我不能一個人在這裏，你等一會兒，自然有人來就是了。金大鶴見他這樣說，只得把條子交給夥計，讓他去打電話。不多一會兒，果然聽見門外有女子的聲說道：是這兒嗎？說時，門簾子掀起一角，一個女孩子，伸進半截身子來望了一望，口裏說，那兒呀？一眼看見殷小石彎着腰伏在人身後，他便微微一跳，跳進門來。說道：我瞧見了，你那衣服我認得哩。殷小石這纔笑着坐起來，將身子閃了一閃，拖出一個小方凳子來，用手拍着道：在這裏坐。那女孩子當真就由人叢中擠了過去。殷小石給大家介紹道：這是謝老板，小珊瑚就是他。然後又將桌上的人，一一介紹。這些人因為他也是微名的坤角，都認得他。小珊瑚對

於座上這些人，却只認得一個金大鶴。孟北海正坐在他的下手，見他梳着一條溜光的辮子，額頂覆髮之上，插着一朵珠花。身上穿一件印度紅的袍子，大襟掛着朶湖色綢花，脖子上懸了把金鎖，他年紀不過十六七歲，圓圓的臉，略微撲了一點淺色的胭脂在兩腮之上，憨態可掬。覺得他和別個坤伶，又別具一種風味。心想，要捧角，就該捧這種人，他才是天真爛漫，沒有習氣的呢。小珊瑚望着孟北海道：你幹嗎老瞧着我呀？殷小石便替他說道：因為你長得好看。小珊瑚身子微微望上一升，笑道：要看，敞開來讓你們看。殷小石道：如此，我便看上幾看。說時，將頭偏着，對小珊瑚凝視，於是滿座的人都鼓掌叫起好來。李星槎道：好，唱得好，美龍鎮。小珊瑚把眼睛對滿座一梭，說道：瞧你們這班耍骨頭。啣！誰是耍骨頭呀？就在這聲音中，走進來兩個女子，一個是梅又芳，

一個是殷小石捧的坤角趙吟鸞。殷小石道：我發起歡迎皇后，贊成的鼓掌。一聲未了，霹靂拍拍，又鼓起掌來。殷小石道：光是鼓掌，那還不恭敬，我們要每人敬一鍾下馬杯。說畢他斟滿一杯酒，就要送到梅又芳面前來。梅又芳知道殷小石是個公子班頭兒，是不能得罪的。笑道：三爺，我還沒有坐下來呢，你就和我開玩笑。殷小石道：這叫下馬杯，是要進門就喝的。坐下來了，那就不能說是下馬杯了。梅又芳笑道：那末，我要求諸位先生一樁事，諸位幾杯，就由三爺這一杯代表罷。我一喝酒，嗓子就不夠用的，我實在不敢喝。大家雖知道梅又芳是推辭的話，但是人家幹得是賣嗓子臉子的行當，就不敢相逼太甚。說道：那也好，不過要有相當的條件。梅又芳道：什麼條件，諸位請說。李星槎道：對我們每人叫一聲哥哥。金大鶴連忙道：不！這個條件，我不同意。殷小石指着

小珊瑚道：你怕小妹妹不樂嗎？金大鶴道：不是別的，這個條件，太容易了，他一定辦得到的。回頭到那兒去了，我要他恭恭敬敬，給我燒幾口煙。明秋谷道：何必呢，就讓人家給我們唱兩個小調兒，大家都聽聽，好多了。他們在這裏商議條件，梅又芳却不耐煩去細聽，將殷小石手上的酒杯子，拿了過來，咕嘟一下喝乾，對大家一照酒杯，說道：乾！你們不論有什麼條件，我都承認了，反正不能拿我吃下去。說時，走到任黃華身邊，扶着他的肩膀說：借光，讓我坐下去。咱們總算要好的，我應當讓你靠着。殷小石豎起一個大拇指對梅又芳道：好的！我佩服你真乾脆。梅又芳道：不乾脆，你們也是要這樣辦的呀。說着便對趙吟鸞道：你也乾脆一點，就在三爺那裏坐下。趙吟鸞沒有梅又芳那樣爽直，不說呢，他還可以含糊在殷小石身邊坐下。這一說明，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笑。

道：別拿我開心罷。殷小石扯着他旗袍的衫袖，說道：你就坐下罷，要什麼緊呢。趙吟鸞抽出手絹握着嘴，將身子扭了一扭，說：別鬧了。說完這一聲，也就隨身坐下。這一席上，加入了三位女賓，立刻熱鬧了。說是說，笑是笑，鬧成一片。明秋谷對梅又芳道：你倒在這兒樂，同興堂還有許多客在那裏等着你呢。梅又芳笑道：不要緊，我有媽在那裏代表。殷小石笑道：這孩子說話，真不留心。你媽怎能當你的代表？梅又芳把嘴一撇，道：這可是你，是別人，我可要罵了。金大鶴笑道：要是我呢，也要罵的嗎？梅又芳道：沒準，也許罵呢。金大鶴道：若是他說了，說着，把手一任黃華。梅又芳道：你這種人，真是死心眼兒。我不和你說了。正說到這裏，恰好梅又芳的媽打電話來催，他借着機會，就往同興堂去了。這裏大家一面吃酒，就談到上永平飯店的話，小珊瑚並沒有喝酒，臉漲得



通紅。過了一會兒，便對金大鶴道：我出來的時候，我媽不在家，我出來許久，我要回去了。金大鶴手裏拿起酒杯子喝酒，沒有作聲。殷小石道：回去？在座的人，一個也不許散。小珊瑚鼓着嘴，用手撥弄筷子頭，低低聲音說道：回去晚了，人家可是要挨罵的。殷小石道：不要緊，你媽要說什麼話，有我負責。大不了，叫金大爺和你打一場牌，什麼事也解決了。小珊瑚本人心裏，何嘗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處玩。不過自己媽有條約的，出門是可以出門，不許上飯店上旅館。金大鶴上次在飯店裏打電話來叫去，沒有去成，反挨了兩耳巴子，彼此感情也弄決裂了。因爲金大鶴，是有錢的少爺，弄決裂了，倒怪可惜的。所以今天一接電話，他媽就叫來，好恢復感情。來了說是吃飯，而今又說是上永平飯店，分明成心冤人。這一去，回家怎能沒有問題？但是不去吧？一來怕得罪人，二來

想去玩玩也好。心裏計畫不定，就沒敢十分說什麼，心想等吃完了飯再說，何必先走呢。一會兒，飯吃完了。大家紛紛的就走。金大鶴執著小珊瑚的手道：你是坐自己車來的，還是雇車來的小珊瑚道：車夫病了，雇車來的。金大鶴道：好極了，坐我的車，一塊兒去罷。任黃華笑道：大爺，他的車夫不來，爲什麼好到這樣？金大鶴道：這是隨口說的一句話罷了，你又挑眼。大家一面說話，一面走出大門，金大鶴的汽車正開在門口等着。小珊瑚跟在後面，幾次三番，要說回去，這話老不能開口。走到汽車邊，小汽車夫站在那裏，已將汽車門打開，金大鶴便倒退了一步，將手微微的扶着小珊瑚後身，意思是要他上車。小珊瑚身不由主，糊裏糊塗的就坐上車去。自己一坐下，金大鶴跟着上來。大汽車夫將喇叭一捺，鳴的一響，車子就開走了。小珊瑚道：我們這上那兒？金大鶴笑

道：你說上那兒呢？小珊瑚低着頭，斜着眼珠瞧了金大鶴一下，然後微笑一笑，說道：你怎麼盡說瞎話？爲什麼說是請我吃飯？金大鶴道：你沒有吃飯嗎？小珊瑚道：吃了飯，怎樣不放我回去呢？我到了坐一會兒，你就把汽車送我回去罷。要是回去得早，我媽還不會知道。金大鶴道：那樣怕你媽做什麼？你不瞧別人，你就看梅又芳趙吟鸞他們是怎樣自由。趙吟鸞不但有媽，還有爹呢。小珊瑚道：我怎樣能和人家比，人家都是紅角兒呢。金大鶴道：你還不算紅嗎？而且要做紅角，不出來應酬應酬，也不行呢。小珊瑚笑道：什麼叫應酬應酬？金大鶴道：我這是老實話，你以爲我和你開玩笑嗎？你想，一個紅角，要許多人來捧，你不應酬人家，人家爲什麼捧你？小珊瑚道：你這話，我也承認不錯。不過我媽頑固得很，他不許我出來。就是出來，還要在後面跟着我呢。金大鶴道：我聽

說有個蔣旅長跟你媽很說得來，給你做了五百多塊錢的形頭。小珊瑚不讓他說完，在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什麼呀，你又把這些話來賴人家說着，和身一擠，幾乎倒在金大鶴懷裏。鼓着嘴道：你要說這些話，我就不去了，送我回去罷。金大鶴道：送你回去？到了呢。說話間，汽車停住，已到了永平飯店門口。金大鶴扶着小珊瑚下了車，一路進門，那股小石和趙吟鸞已經先到了房間裏了，隨後任黃華、明秋谷、李星槎、孟北海也來了。他們住的是一連兩間的房子。外面屋子裏打牌，裏面屋子裏燒鴉片煙。明秋谷和金大鶴燒煙，小珊瑚坐在牀頭邊，三個人閑談。明秋谷和金大鶴丟了一個眼色，說道：這地方吵極了，我們再開一間屋子燒煙罷。金大鶴口裏答應也好，便按鈴叫茶房進來，另外找一個房間。明秋谷道：你兩人先走，我看兩牌就來。金大鶴點了點頭，便牽

着。小珊瑚的手，一路到那房間裏來。小珊瑚一進門，看見窗戶是開的，便伏在窗戶上望街。金大鶴道：「來來，給我燒兩口。」小珊瑚道：「你自己燒罷，我不會燒。」金大鶴道：「你就不會燒，也可以來躺躺煙燈。」說時，便站起來，牽着小珊瑚的手，讓他坐到一處來。小珊瑚用牙齒咬着指甲，只是憨笑。金大鶴知道他是真不會燒煙，自己一面燒煙，一面有一句沒一句的說笑話。小珊瑚見他是很高興，便道：「我自己還沒有問你要過東西，我現在能和你開口嗎？」金大鶴笑道：「你儘管說，可是我要聲明在先，我這回由天津來，帶的錢不多，你要多了，我可拿不出來。」小珊瑚道：「不要你花一個錢，馬上你就可以拿出來的。」金大鶴道：「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的，那是什麼呢？」我倒想不出來。小珊瑚就指着他手上一個鑽石戒指道：「你把這個送我罷。」金大鶴笑道：「你還說不花我一個錢呢，這還少。」

了嗎？我這是七百多塊錢買的，許多人想，我都沒有給他。並不是要的人，都夠不上交情，無奈我自己就只有這一個。你要別的東西，我可以送你，這個戒指可不能從命。小珊瑚道：你不給就算了，別的我也不要。金大鶴道：這樣罷。我乾脆開兩百塊錢支票給你。你愛買什麼你自己就去買什麼。而且還可瞞着你媽，不讓他知道呢。小珊瑚道：那也好，你就開三百塊錢罷。什麼時候給我？金大鶴道：你明天還到這裏來，我就給你。小珊瑚道：你明天不給，我有什麼法子呢？你得先把這戒指給我帶一天。明天我有了支票，就把戒指還你。金大鶴笑道：我沒有開支票，你要我的戒指作押品，不信任我到了極點。我把戒指交給你，我就應該信任你嗎？小珊瑚道：不是那樣說。因為你是貴人多忘事。今天雖然說得好好的，到了明日你就忘了，現在有個戒指在我這裏，你就自然

記得了。金大鶴想了一想，笑道：我大大方方的給你，看你怎麼樣？說着，在手上取下那隻鑽石戒指，握着小珊瑚的左手，親自給他帶在食指上。於是小珊瑚歡歡喜喜燒了一會兒烟，金大鶴癮過足了，明秋谷也沒有來。便道：我們也看看牌去，不要在這裏老待着。於是小珊瑚對着壁上的鏡子，理了理鬢髮，拿出身上的粉紙來，從新摸了一點兒粉，同到這邊房間裏來看牌。一進門，見是滿屋子的人，梅又芳來了，自己母親也來了。母親板着臉，坐在一邊。這一嚇非同小可，臉色都變青了。搭訕着在煙捲筒子裏抽出一枝烟，遞到他媽面前。在這個當兒，那亮晶晶的鑽石戒指，射入他的眼簾。他握着小珊瑚的手看了看，問道：咦！這是誰的？小珊瑚道：是金大爺的。我和他要來帶兩天呢。他一看這兩間屋裏，人熱鬧轟天，本來也就沒什麼疑心，現在看見這樣一個鑽石戒

指，不由得臉上就放出笑容來。說道：「不然，我也不來找你。因為李老七要到家裏來給你說戲呢。殷小石道：謝奶奶，我說他們上屋頂去玩了。不是，沒有人把你姑娘拐去吧？」謝奶奶得了這大的好處，人又是好好兒的在這裏，當然沒甚可說的。殷小石雖然挖苦幾句，也只好忍受着。但是謝奶奶之外，却另有一個人難堪。這人就是皮日新。因為他在同興堂吃飯，聽到梅又芳說，小珊瑚也在永平飯店，就未免有三分醋意。原來他和這一班朋友，都是捧小珊瑚的。而且捧的日子很長，自從小珊瑚演中軸子捧起，一直捧到小珊瑚成了名角，他們都沒有間斷。而且還爲他起了一個珊瑚社，專門做文章在各報上捧他。當他還沒有走紅的時候，皮日新偶然到小珊瑚家裏去一兩回，謝奶奶倒也很客氣的招待。後來小珊瑚有了名了，皮日新前去，就不大歡迎。去十回，也看



不着小珊瑚三回。這在皮日新一班朋友，已很不高興了。因爲小珊瑚本人，對於皮日新，依舊如前，而且日子越久越熟，好像有許多地方，彼此都能心照。所以皮日新反而原諒小珊瑚，不肯決裂。前次，金大鶴雖也是捧的一分子，不久就回南去了，皮日新也沒放在心上。現在聽到小珊瑚和金大鶴在永平飯店，忿火中燒，不可遏止，便邀着麻一振一路找了來。到了旅館裏，謝奶奶早跟着梅又芳來了。看看殷小石一黨的人多，又不能說什麼，只氣得背上像蒸饅頭的籠屉一般，不住的望外出熱氣。恰好小珊瑚做賊心虛，見了他媽，說不出話來。對於皮日新麻一振兩人，並沒有打招呼，不過望着微笑了一笑。皮日新對麻一振道：老麻，我們是窮小子，在這裏待着做什麼？麻一振也是恨極了這種形狀的。說道：好，走罷。我們別在這裏礙眼了。兩個人同時瞪了小珊瑚

一眼就走了。走到外面，皮日新對麻一振道：我告訴你罷。我們的勢力，我們的金錢，無論如何，也不能和姓金的競爭。我也看破了，捧角還不如逛窯子逛窯子呢，真花了一番工夫，窯姐兒他總不能不敷衍我。捧角就不然，你越捧得他高，他越不睬你，費許多時間和金錢，好容易捧成一個小珊瑚。你看見嗎？這好讓他去騙鑽石戒指，陪闊老坐汽車，冤也不冤得了，從明日起，我要上課了，逛的事我一概不幹了。麻一振笑道：你的態度，決定了嗎？皮日新道：爲什麼不能決定。我有逛的工夫，買兩部小說看看，也是好的，好，咱們再會。說畢，雇了一輛車子，就回家去了。到了家裏，什麼也不問，一直就走進書房去清理講義。誰知找了半天，七零八落，一份也不齊全。心想講義找不全也隨他去，先把英文看一遍罷。找了一本英文在手上一翻，許久沒有上學，又不知已經講到了

那裏。便改了主意，先上課再說。今天且早些睡覺，明天好早些起來。自己又怕到時不能夠醒，吩咐家裏老媽子，明天一早就叫他。到了次日早上，並沒有叫，他先醒了。漱洗以後，催着老媽子煮了一點兒麵吃，雇了車子，就到學校裏來。一到學校門口，却不見什麼人，心想我也來得太早了些，上課的都沒來呢。及至走進大門，依舊是寂焉無人。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早上各班全沒有課，無論如何，沒有這個道理。於是走到課堂外，推門而入。只見各桌上堆了一層薄薄的灰塵，好像昨天就沒有上課。自己在地下找了一張字紙，將桌子擦了一擦，便坐下等一會兒。這時進來一個校役，他便問道：先生，今天早上，你還跑來做什麼？皮日新道：今天早上沒有課嗎？校役道：今天早上，那裏來的課？皮日新道：今天是什麼日子放假嗎？校役聽說，不由得笑起來。說道：先

生怎麼把日子都忘了？今日是禮拜呀。皮日新一想，不錯，前天聽見有人說，是禮拜五。那末，今天是禮拜了。也笑着說道：哦！我也忘了，以為今日是禮拜六呢。一面說着，一面走出課堂去，心裏不住的罵自己該打。兩個月沒來上課，一高興跑來上課，又是禮拜。自己想了一想，也就自己笑着望家裏跑了。

